

明宗大王實錄

第四

0194259
11014



194259

6-8-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四

七月乙卯朔行 仁宗練祭 上不親行寅時設哭位於思政

殿月廊 上出行哭臨去經承旨史官及弘文館上下番哭臨

于思政殿門外○三公啓曰送文臣于兩界者自古必擇名望

之最重者使之熟諳其地之事為他日已在矣今者以李璥為

鏡城判官璥素無物望請速遞之擇望重者以遣之傳曰可○

禮曹啓曰同聽政位次文獻通考有誤字考諸續綱目則皇后

居右皇帝居左禮也故 殿下位次亦以左定之矣且文獻通

考曰衙日朝參禮貌時則起居皇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云今

亦當先禮 慈殿然後禮于 殿下矣且古者皇帝亦居簾內

共議政事今亦 主上御于簾內同聽共議為當傳曰如啓

丙辰左贊成李彥迪在鄉呈辭曰臣以老母病深情事迫切再

陳情懇于瀆 宸嚴伏蒙 聖慈累勸温旨慰諭不允祗許待

差上來仰荷隆私采增惶悚伏聞近者災變屢見盛夏電京

師地震之異近世所稀九重之上上畏天怒下恤民隱延訪羣

臣思所以修德弭災 主憂如是臣子何忍寧居身在江湖心
馳魏闕區區犬馬之誠自不能已未嘗一夕安眠第以母之沈
痾未瘳神氣昏因加以傷暑脾泄羸瘵轉甚奄奄危迫常在床
褥人子之情不忍遠離幸賴天之靈秋至氣清宿疾消蘇則臣
亦安得一向求退以負聖明但念衰病沈綿差復難期而弘化
重地忝冒經歲才劣識闇未有絲毫裨補常懷伴食之耻恐速
冒祿之譏日夜兢惕適以 主上新即位朝廷多事勉供職
不敢強辭今以省母在外久未趨朝瘵曠已極慚懼益深伏望
聖慈俯察情悃曲賜保全解臣本職別求賢能置諸廊廟則於
新政必有裨贊之效在微臣亦免尸素之罪非獨臣之私幸亦
作新聖治之一端也 臣情實懇迫敢瀝危悰至于再三無任激
切震慄之至傳于政院曰觀彥迪辭狀情意至為懇惻然其母
病非別有他證乃宿疾也近來既久侍藥及至秋涼則亦必向
痊不可不上來忠孝兩全然後可矣近者彥迪以輔國大臣又
在于外予甚憫焉待秋涼速來之意下書諭之

李苞深嫉彥迪
常欲陰陷啓於

慈殿曰當其有大小尹之說彥迪米言於臣曰中殿薄待東
官何以處之臣答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只在東宮盡其
子道而已彥迪默然不對此懷二心者也臣以贖吏女婿不得
為顯官彥迪為大司憲力主許進以至於此私恩固極然國事
為重私豈敢計後彥迪聞而笑之曰○日暈
我無是事而構陷如此終不可免矣

丁巳三公啓以弘文館正字王希傑為鏡城判官○憲府啓曰
人君取陽明照萬物之義正南面聽治之位猶恐臣庶之不我
覩未有自處幽暗障蔽容顏使君臣無以仰耿光者也今者

慈殿垂簾雖是為宗社大計殿下之臨羣臣固當無別於

長君接遇親近使羣臣日望清光以篤其忠愛之心而禮曹請
並垂簾同於慈殿臣等縱未暇考諸禮經揆之事情有大不
便夫禮緣人情為之節文未有拂人情而得禮之中者禮曹所
以援據者雖未知何代事而施于今日未見其可也苟因一時
之謬舉踵而行之則安保其不取笑於後世之君子乎况古今
異勢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而殿下面接羣臣日月已久矣
遽隔簾豈不致羣情之疑阻乎請令弘文館官負博考禮經及史
籍備悉書啓然後下大臣同該曹參酌定議俾無異日之悔而為

可法於後世。若曰簾內之御子亦深以為未便。今觀啓意至當。令弘文館官負博考禮文與大臣該曹共議更定。

戊午諫院啓曰：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故國家之防範。人道之紀綱莫不由此而為，萬世不易之常典。雖以人君之尊，不敢拂人情而踰禮過舉者尚矣。臣等伏聞

慈聖兩殿將於今秋展謁山陵，成命已下。其攀號莫追之情，追慕哀恫之誠，出於天衷。凡在聽聞，孰不感激悲涕。但母后拜陵之禮，無據其為合禮與否，臣等所未知也。臣等雖不暇博考經禮，因其禮文備究，然詳則未見有母后拜陵之儀。大抵情禮固當，並行少或失中，是為過舉。節文儀則從古截然，安可經情必行，不裁之以禮乎？古之聖后賢妃，豈不欲展拜園陵以盡悲慕之懷，然無有是舉者，非誠之不至，誠以禮為之重而不可踰也。我國先君雖因一時之權宜，不能無是舉，是豈禮之所當為者？因一時之誤，又踵而再誤，則非但拂於人情而重貽來世之議，亦恐兩聖在天之靈不肯降右於非禮之祀也。近年以來，國家多事，重

遭國恤再經天使非徒民力極困國儲亦竭拜陵之時許多節
目雖曰務從簡略他餘供億之弊民力之困難以枚舉如帳幕
呀入布子樂至一百二十除同版曹及該司措置無由云如此
等弊自 上豈能盡知之乎且今年則暴雨連霖涉秋不止民
居漂沒溺傷頗多禾穀沈腐蕩無餘遺四方同然畿甸尤甚西
成望絕飢饉已臻嗷嗷愁歎道路相聞非但此也兩雹地震非
常之災莫大之變層見疊出天之示譴極矣當此之時克謹天
戒恐懼修省靜以守之思其所以致咎之由不可拂人情而踰
禮制也自有拜陵之教內而有司外而畿甸預治支供等事中
外騷然 兩聖在天之靈亦必隱痛於此豈欲使 兩殿重勞
民生而親祀非禮乎若不計民弊而必欲拜陵則非徒踰禮亦
非所以慰安 先王之靈也自 上以其不可拜陵之意啓于
慈殿曰禮文之不可也如是天災之可畏也如是民生之可矜
也如是國儲之虛竭也如是以此克敬克誠及覆陳達則以
慈殿之明聖豈不釋然感動以收成命乎臣等職忝諫列伏見

將有踰禮之失不能含默故敢啓者以備忘記曰王后之拜陵雖無禮文 祖宗朝 貞熹昭惠貞顯王后皆拜陵昔後漢明

德馬皇后欲拜園陵而適以宮中失火故未為之自古王后拜

陵之例非一二也 慈殿追慕哀痛悲傷而有前例之事不可

啓以抑止且 慈殿務盡簡略畿甸民力欲令少無干涉而侍

衛將士各司一員令其司供食內人亦令司饗院饋之

已未弘文館博考漢宋以來同聽政垂簾位次以啓○京畿廣

州早粟向熟體如二眠蠶微黃蟲食實長湍早粟晚粟莠穗而

黑頭黃虫小如初眠蠶大如二眠蠶食穗楊根體如二眠蠶

紅微黃虫食稻心○諫院啓 慈殿拜陵事不允

庚申戶曹啓曰典設司以八月 兩殿拜陵時事預先措置大

小畫停七幕次與 殿下祇迎幕次并八處也凡幕次外圍之

帳則用舊件無妨若切近殿坐處則不可不以新件故既以布子

十三同令造之陵所圍帳等處使筭員及陵寮奉尺量而來則

其所入嘗至十八同二十匹而時未出造以典設之 報觀之則

又當八八十餘同而十三同已造之外時不加造矣。答曰：雖用舊件，予何過焉？皆不可新之。豐儲倉草芟亦非徑夜務，宜略設該司，悉從簡措之。布端之既造者已矣，其餘不可造也。兩殿

亦可同御一幕，不必別設。○諫院啓：慈殿拜陵事不允。

辛酉，政院以兵曹單子啓曰：拜陵時軍士元數三千七百九十九人，內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宿衛分半計，除以餘數二千七十九人拜陵待衛，則不足數。乃至一千七百二十五人，驛馬大槩入數三百餘匹，內兵曹兩驛馬一百匹，計除則不足數。亦至二百餘匹，徵兵則京畿一道，殺馬則江原、忠清兩道，初面何如？近仗冠服及織扇等亦多不足。并啓傳曰：兩殿自一處動，駕凡舉動勿為別措。慈殿傳曰：主上幼冲，日氣且熱，不須祗迎。扈衛網子等軍非犯夜，經宿不須牢密，而隨宜酌定，但不至虛踈而已。○憲府啓曰：太廟列聖神主移安仁政殿，在朝羣臣不敢退處，其家皆會朝房，以待移安事畢，乃散。該曹已成公事矣。自上亦當移變御坐，以示未安之意。內閣想有處之之禮。

而臣等所不得知該曹亦無舉此啓稟之事故敢啓請自 上斟酌情禮處之答曰變移御坐事所啓至當必如是啓之然後可知而處之如啓○諫院啓 慈殿拜陵事不允

壬戌奉 太廟神主移安于仁政殿 上移御思政殿簷下東

向兩坐太廟在東故也告事訖乃還內此參酌情禮齋懼變常之意也

○禮曹以三公意啓曰簾內經筵之意初與禮曹商確且援據

漢宋故事以啓此非常時經筵也只於六衙日同聽政時事何

必更改况弘文館書啓古事亦與前議無異乎但於簾內位次

則 慈殿坐西向東 大殿坐東向西為當東西相對此做祭

邑獨斷之語也傳曰如啓○諫院啓 慈殿拜陵事不允○日

暈 癸亥昧爽命承旨任虎臣進 文昭殿監朝膳仍察不謹之事

○弘文館上劄曰伏以 慈殿遭莫大之禍抱無涯之痛日月

不居奄近祥禫至誠哀慕發於深衷將與 王大妃省謁園陵

凡在聞見莫不悲感第念王后之與帝王為德不同有動靜

內外之分故其於舉止所當慎重豈可循情而直行乎帝王之
朝陵自漢明帝始先儒猶以為不可况王后之拜陵乎 慈殿
非不知踰禮罔極之情不能自節但據 先后故事以為當行
先朝行事有合於禮者有過於禮者唯在後世審而用之豈可
以有例而必行之乎况近來天災地變殆無虛日朝野慄慄危
懼固當安靜修省之不暇豈宜動兩宮於外圻以行非禮之舉
乎恐非所以答天譴弭災異之道也加以國儲之竭民生之困
有不暇勝言者 殿下深居九重之內豈能盡知其詳哉若國家
正禮則民弊有所不顧以不當之禮行之於不當行之時則亦
非君國子民之道也伏願 殿下將此下情陳達 慈殿止於
禮義以收成命則庶無過舉而其於敬天恤民亦幾乎得矣若
曰今觀劄辭所論當矣王后拜陵雖無禮文非但 先后行之
古亦有焉明德馬皇后欲拜園陵適值宮中失火自引守備不
慎慙見園陵遂不行之 大明太祖高皇后拜謁奉先殿權道
自古有之謹災恤民 慈殿尤所重念矣哀慕之情不弛一刻

人子之情何忍啟止乎小學云父母之命有不可行者而若無大害亦當曲從不允

甲子諫院啓 慈殿拜陵事不允

乙丑議政府啓于 慈殿曰伏覩歷代之史則明德馬皇后欲

拜園陵而以宮中失火不能行之今則天災地變連仍不絕拜

陵亦非其時馬后以宮中失火猶不能行之我朝 先后雖有

此舉亦非其禮不可取法臣等曾欲奏啓而諫官論啓故訂待

允俞今尚留難至此不得已敢啓自 上欲為此舉者情也其所

不可者禮也抑其情而從其禮何如啓于 大殿曰崔演今為

三陟府使是必為老親而為之也然其文足以有用在內甚關

請命適荅曰如啓 慈殿荅曰災變連仍日夜憂懼拜陵之不

合於禮亦非不知

史臣曰不知而為之過誤也知其非禮而強為之其失甚矣

但主上年幼未能展拜予亦以國家多事尚未為之決欲從簡

行之不勝罔極之情也政府再啓曰雖非傳教臣僚誰不知

上意乎罔極之情固出於至誠然災變如是且不合禮以時之不可禮之不合揆之於情事以停此舉豈不為美德乎 慈殿

荅曰所啓至當然前年四月間以拜陵事議于 仁宗則以為

自上誠意之至未敢強止雖為之何妨但日熱不合御輦待秋涼可為之云予待秋涼而適遭大患迄未行之常懷哀念正如疾痛今必行之而後予情可抒往復於一日間有何重弊○諫

院啓 慈殿拜陵事不允○憲府啓曰刑曹物故囚人文貴健

累次狀訴于本府臣等以為貴健之事近於相訟且該曹未及

決故臣等累次退狀以待公事之畢及聞其死臣等聞見貴健

被囚首末頗詳當初貴健之子無禮於池世芳孽女又叱辱世

芳世芳不依法呈該曹治罪而不勝其憤多迭所率軍士時為捕盜

大將誣縛致于其家納汚其口傷打已甚貴健不計名分

凌辱宰相罪固有在世芳身為其道大將自恃爪牙之衆不

忍私憤擅打里人之無禮者世芳豈獨無罪貴健則斃於杖下

世芳則竟免責罰國家用法顛倒何以懲負勢犯法之徒乎請

罷其職以為縱恣無忌者之戒刑曹官吏等當初推訊之際不無用法不平之失請推考治罪荅曰世芳初呈該曹以治其罪則於理為當而不忍一時之憤傷打里人果有其罪然以此罷職則如此下陵下替之時賤者皆以藉口習成驚悍必有後弊故不允

庚午遣僉知中樞府事閔世良如京師賀千秋節

辛未傳于政院曰近日

景思永慕兩魂殿久未親行上食心

甚未安今則日候清涼來二十日當行朝上食于

景思殿後

問安于

王大妃殿仍行晝茶禮于

永慕殿○上召對○領

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世右議政鄭順朋啓曰前者李彥迪以

母病呈辭自

上不違其職而復有旨待宰相之意至當但

二相之位不可以闕曾欲啓達矣今聞彥迪母病未易差復不

可遠離請遞荅曰李彥迪秋來擬必上來而其母病如是如啓

仁鏡等再啓曰李彥迪既命適之其代銓曹當注擬丁玉亨乃

舊人可為之荅曰知道

史臣曰李芑以衛社之功得居相位縱恣無忌如此

○慶尚道監司狀啓唐倭未辨舩來泊酒島傳曰遣譯官問之
若唐船則給糧給水而送○三公與備邊司同議啓曰見慶尚
兵使啓本則唐人無疑矣前者備邊司公事內若有荒唐舩見
形則嚴示兵威勿令下陸云若下陸而劫掠於民則固當捕擒
不然則不須窮逐事知譯官宜速下送以辨別唐倭語音的知
其唐人然後遂語其徒曰初不知爾等之為何人則為邊將者
當即捕擒而爾等以唐人稱之故不即捕虜耳但汝迷路而偶
至乎此則不必擒汝汝宜即還若欲下陸則當給糧仍解送云
則彼必不肯下陸自然還去矣且給糧給水事如此與販之船
往來之際常泊我境以希望給糧之例則勢難堪支不須給糧
而亦勿令下陸任其所歸為當 答曰知道譯官下去時詳言
之可也不給糧與水似當但示以兵威而即走去則已矣唐人
若漂流而至於困窮則既不給糧而且不給水者於救活人命
何如回啓曰此非漂流而至此也其不至於困窮之狀已著矣

近年以來中朝法禁解弛故商船往來日本絡繹不絕若許其到泊我境以應其求則其患難當可以絕其路而只以上國之人未敢為嚴絕之舉後弊恐不堪也但給水則猶可為之

壬申

上御朝講

侍講官尹仁恕曰近來有地陷之變又弘文

館前池水色赤

慶會樓池水亦有赤色而不及此

是可驚愕如此之變不可

尋常而視之○傳于政院曰今聞益陽君夫人卒逝持重服行幸未安 兩魂殿上食退行于二十一日可也○傳曰今觀全

羅道兵使狀啓唐船致敗于鹿島登山致書曰本以二百五十人披風漂流死者一半餘存者百五十餘人云免死者以陸路解送可也○全羅道鎮安有女一產三兒○慶尚道青松比安癘疫死者總六十餘人

癸酉林百齡死百齡以謝恩使赴京還到永平府病死計聞

上為之悲悼命輟肉膳傳曰聞百齡計極為驚慟國厄重疊一

至此乎停二十二日行幸別致賻速考前例以啓

是日百齡計至聞者決之

史臣曰百齡聰敏強記待人謙恭臨事諳練勤於共職敏於折

獄乞郡靈光按察嶺南頗有聲績然中廟末年士林有許復賢良科之議百齡獨以為不可人甚惡之宦成之後好惡不公事多假偽言似忠信行似廉謹而其實則不然也故非之而無可舉譽之而無可取焉至其末節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心跡彰露大段狼狽無所不至嗚呼可不為人臣之至戒哉史臣曰百齡海南草茅之人而鄉吏之外孫也美容止巧言語外若恭遜而內藏刀劍小隙必報乙巳秋與李苞鄭順朋尹丕衡結為心腹以密旨羅織成獄大臣既見殺一時賢類一網打盡道路以目至是道病將死力起作哀乞之狀曰有人將殺我遂死後日其妻為百齡作野祭巫所言亦如之聞者頗騰說全城正家難由此而作自是以後鄰里之人路見百齡家人低首喪氣莫敢忤視參奉成濯亦以築墻相詰遂至刑訊以此鄰人畏禍賣家移他者多矣

史臣曰乙巳春百齡為戶曹判書廷議以特進官冗雜入侍為未便請令精抄而百齡不與焉顧參判沈連源嘆曰備負

六卿而尚不得與選吾輩之進見 天顏將無日矣遂與柳
仁淑輩憾恨成隙且與尹任有奸淫娼妓之嫌反目已久適
仁廟賓天 明考即位之初百齡使其弟九齡往見尹敦仁語
之曰當今國事危疑任等多反側之狀彥平以國之元舅視
之愬然迄無處置之事可乎敦仁即傳之元衡大喜徹服夜
見百齡決計為百齡遂與許磁等詣闕啓之

甲戌政院啓曰前者元繼蔡赴京途卒以其妻上言其子弟給
馬護送其後李希雍途卒亦如其例今則林百齡護喪子弟何
如事取稟傳曰自上欲言之而未及也柱石重臣遽至於斯至
為慟悼非但子弟其家人之歿奔者皆給馬喪舉上來時各其
所經曲措護送事三道監司處並有旨可也又啓曰其弟刑曹
正諫林九齡可遣護喪故敢啓傳曰如啓致賻依柳順汀例○
日暈

乙亥傳于政院曰今觀兵曹公事則抄發京山僧人百名令造

排橋梁云

拜陵時所經處

如此凶歲是亦天民不可抄役姑以諸營繕

之軍移付此役事訖後還其本役可也承旨李養議諸僚中以遊食之僧比諸飢民勞

伏顯殊欲除民弊莫若役僧欲以此更啓而因金益亭任虎臣之議不一乃止○諫院啓曰 上以林

百齡為柱石重臣加停朝市一日待大臣之意則美矣然不經

議政而用議政之例則無乃毀法過禮乎 先王成憲斷不可

加減况禮過則失中而非禮矣萬一有大功而經議政者則三

日之外更加一日乎請一依經禮還收成命答曰百齡雖不經

議政其品與議政齊焉且經二相禮葬亦以政丞例為之而停

朝市則獨異於政丞似乖故如是爾今以毀法論啓如啓○傳

于政院曰今觀全羅道右水使啓本加里浦莞島大茅島等處

名下陸列伏攢首云則此亦唐人漂到者也譯官斯速下送

丙子傳曰丁玉亨二相單望注擬可也前因三心之薦有此命 閔齊仁啓

曰前日以李彥迪有送西叙用之命故今政將擬判中樞府事

而無他備望之真只單望注擬傳曰知道彥迪下卿後未遠贊成之前令京家屬勿

受秋等祿俸九

丁丑傳于政院曰近日連有事故謂益陽君夫人之卒服及林百齡之卒景思求慕

兩魂殿上食之計再舉而皆未就當於今二十五日行焉

戊寅大司憲尹元衡啓曰今邦國方有殄瘁之憂指林百齡之死人心薄

惡不畏法禁任是官者非有才望之人則無以振肅朝綱鎮

定浮邪如臣決不可冒處以辱名器請速命逆臣職答曰勿辭

○傳于政院曰林百齡功臣奴婢從自望賜給可也京各司奴

婢因臺諫所啓勿令人人自望然百齡既死其妻今為孀婦

非他人比宜從願為之故言之耳○政院啓曰兩殿拜陵時同

御一幕次事雖已傳教事體未安別設二幕何如傳曰頃刻間

同御一幕可也

已卯 上詣 景思殿行朝上食詣 王大妃殿問安又詣 永

慕殿行晝茶禮

辛巳 上御朝講同知 經筵事崔輔漢曰林百齡為人用心才

幹可為大用者故士林倚以為重邦家不幸遽失斯人其一身

一家固不足恤天意之不順邦家之殄瘁至於此極言之可為

於悒自今以往賢相如百齡者何可得乎憂念及此罔知攸措

人心予古漸向澆薄治道昭明最所難期願與大臣勵翼圖治
以答天譴○傳于政院曰仁壽宮為先王後宮自三月已令修

理而昨遣內官視之則監役及書負皆不至殊無委任之意推之

可也今因修理未訖後宮等無移寓之處尚在私第以古淨業院

印安逸院古僧尼所居處今廢屬仁壽宮待事務稍歇使之修理先王後宮有

故則移寓于彼可也淨業材瓦令戶曹及內官一時看審○上召對

壬午上御朝講侍講官周世鵬曰伊川作四箴而皆主於禮

朱子曰禮者畫出一箇天理可尊則尊可敬則敬事事物物皆隨

處合理者也二帝三王皆以禮而合於天理故人欲不行人主一

身先明天理以合於禮則天下爭慕之賢者樂而行之愚者畏

而從之天下皆入於天理此帝王所以重天理者也夫學術有

三一曰心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詞章之學是三者兼行於後世

訓詁詞章獨為之主而心學則微暗而不行者久矣是天理不明

而然也後之帝王不及古昔聖賢者亦由於舍本而務末也願

上沈潛玩索日與經幄大臣研究探討使四方觀瞻取則焉知

經筵事丁玉亨曰視聽言動皆人所不能無者而皆出於心必先治其心而後天理明私欲去而自有非禮勿視聽言動矣常須操存此心主於禮而無他適可也不然則非僻之心自萌於中矣叅贊官金益壽曰非禮勿視聽者以顏子之學可及於此故孔子以是言之古之學術非但讀書而已必須先治其心以盡四勿之功故其效終至於治國平天下矣禮之為用豈不大哉顏淵雖匹夫窮則獨善達則兼濟之道未嘗不具於其心凡學者必先獨善其身而後終兼濟天下者乃聖賢極致之功也其獨善而不得兼濟者不幸之甚也但世之學者徒以此為一場說話而不能措諸事業者以理學不明故也大抵理學人人之所不能者也故或有好之者或有惡之者好惡相悖竟不能措諸事業人君雖欲好而行之在下者不好而防之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是以上雖有堯舜之君下必有皋夔稷契之臣然後其道可行有其君而無其臣居今之世復古之治茲亦難矣言未訖世鵬曰此言似有弊端帝王心學不可行於今時者甚不可之論也益壽曰非謂心學不可行於今時

也上下皆務為心學各盡其學則復古何難不然則難矣特進
官趙士秀微聲曰是言果有弊端久之乃曰克已復禮天下歸
仁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何難之有世鵬曰高麗中葉以上
道學不明人心貿貿莫知所向禮制不明可愧之事史不絕書自
程朱之學出於二百五十年之間高麗末葉雖亂而猶有賴此
而扶持者至于我朝天理人心井井堂堂者莫非以學術之明
也今古一理學術亦無彼此惟在上之人行之如何耳頃於己
卯辛間人皆為小學而終不能之者以媒爵之徒藉於小學紛
紜詭恠使

先王欲復古治之心竟不得施至今遺恨

已卯之
人豈是

媒爵之徒而當時之論
如此誰能明好惡是非乎

世人以學術為經營爵祿之計故

先王既不能行其有為之志其後二十年間人皆不知小學人
情俗習盡歸於偷薄先王慨念於斯欲令中外儒士讀小學
而亦不行此臣之在外時所聞者也益壽曰小學之美人孰不
知但今里巷之人如聞小學之說則皆掉頭或非笑今如變此
習則治化可見不變則治化終不得明矣臣前者啓於經筵使

八道擇定學長以訓童蒙然皆以例視而無意奉行終何益也
先朝或有狂簡之士猶有操心者云近觀世人則猶未及其人
深可嘆也士秀曰小學何罪皆聖賢義理之學人心天理古今
如一學之則便是世鵬曰學者無一毫人欲之私又能無小間
斷然後至於直積力久而純善無惡也如此之人雖未易得若
曰行之難矣而不知句方則一端天理終不得明也特進官金
麟孫曰聖人之道非高遠難行只在於日用事物之間隨事觸
處而便察其非禮與否禮則行非禮則否從容中道以而誠矣
則工夫之極致無過於此須體念焉士秀曰人之於學省念為
大必操存省察而後可知視聽為非禮言動為非禮矣書曰惟
聖罔念作在惟狂克念作聖念之一字最關於用功世鵬曰知
之非難而行之惟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其自期如是故終為百世之師為堯舜之功在於省念立心
如顏子則可至於堯舜矣言訖以次退出思政門外士秀笑謂
益壽曰公之言是則是矣諸官出益壽顧謂記事官等曰吾所

言為何如而左右皆非之乎李文馨曰進言於君而必曰堯舜之道可復行於今日而不可以為時異而難行故左右如是言之矣崔彥粹曰所言雖不合勸進之辭亦深中習俗之病也益壽曰有人或說小學之語則在下者防之如倭奴戎狄自 上何由知小學之為美而可行乎欲 上知此弊故敢啓之耳吾亦豈

不知勸進之語乎色變而起○傳于政院曰今見咸鏡道監司

書狀則風災如此松木多摧落其狀曰本月初九日咸興府東風大起義陵主山陵室近處長大

於木七十五株摧落聲震陵寢未安云云請送香祝云必如安神祭而為之也香

祈斯速下送○弘文館副提學柳良人等上劄曰伏聞前一日

有命修理淨業院令 先王後宮有時移寓云可見 殿下仁

先王後宮之至意然臣等竊念淨業院昔之僧尼既萃為異

端窟穴自 先王中興大業命為儒臣賜暇讀書堂其後與

與天圓覺兩寺俱廢不修以示抑邪崇正于今四十年材瓦撤

為公廨礎砌散入民戶餘存者僅數間耳必欲修理與新立無

異弊且不小况都城之內復立僧尼之院其於 先王闢邪本

意何其於 殿下新政何此雖曰為 先王後宮而於四方觀
聽少有致感則豈不有關於吾道異端消長之機乎 先王後
宮如仁壽宮諸處自有其所以何必復修僧尼舊院益困生靈伏
望亟收成命斷四方之疑絕後代之惑 傳于政院曰仁壽宮未
及修理 先王後宮尚在私第至為未安故將修理淨業院以
為後宮有時移寓之所予意以為撤僧舍為人家是亦闢佛非
崇佛也弘文館不知 上意而如是曲論也

史臣曰人心既陷溺於異教則固不知彼之當闢也而今乃
以為闢佛則猶知信感佛氏之為不可何不快從公論即下
勿修之命耶內實陷溺而外拒人言修葺久廢之尼院姑為
是不誠之言則人果聞而信之乎是猶掩目而捕雀他日之彌
令亦難乎取信於人矣

癸未 上召對○諫院啟曰臣等初聞修理淨業院之教不勝驚駭
淨業院乃俗所謂安逸院也而曾為僧尼邪徒之淵藪也在
先王朝遂其徒空其舍廢棄不修將四十年故雖其有基無其

舍頽垣毀礎鞠為茂沒人知永絕異端之根本 先王崇正抑
邪之意於此可見而後嗣之所當取則也今者自 上軫慮先
王後宮避寓無其所欲令修葺此院其為待 先王後宮之意
則至矣然後宮避寓之所豈無其處而必於此乎中外臣民方
且顛望惟新之化而遽聞先修尼刹之說則人情豈不疑惑邪
徒豈不彈冠其於正邪消長之機大有關焉豈能家到戶說以
明 聖心之不然乎請亟收成命遵 先王崇正抑邪之意以
絕羣情之疑惑答曰無名修理則四方亦或疑惑為 先王後
宮則有何疑乎

甲申 上召對侍講官沈通源曰本館所藏書冊中有 世祖
大王戒 睿宗大王書名曰訓辭語皆切當自 上前古書籍
亦可覽矣 先王之書即家法也伏願置諸左右時時留覽則
無異親受於 先王而大有益矣

八月乙酉朔

丙戌 上御朝講○上御夕講特進官金光準曰臣嘗以禮曹

參判奉審于

文昭殿則

神位前各設高床床下有木盤又

以銅盤盛冰而加於木盤上所謂照冰也冰銷流注鋪筵淋漓
經暈盡腐出入之際泥土交濺雖易以新筵便即皆然事神之
道與事生不同照冰之義甚為未安冬月別無辟寒之具而只
於夏月如是可謂虛文且冰夫之役甚苦載輸之際材殫力竭
以至流散以非禮之事貽弊於民今方講求民瘼之時使民得
受一分之惠幸甚傳曰議于大臣

丁亥

上御朝講侍講官周世鵬曰昔昭烈帝臨崩戒後主曰

勿謂惡小而為之勿謂善小而不為夫處一事之間恐有一毫
之未盡天理而恒存省念一日思一月之事一月之事
一年思一年之事至於十年而顧十年之事察其有過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終歸於無過之地則天理明聖賢可及矣○引見
鏡城判官王希傑曰擬以爾久補近侍

以弘文正
字除本職

適以大臣之

薦今作遠行恐久未相見也比年來生民極困爾宜修盡七事
撫安軍民仍內出虎皮一領賜之曰是雖薄物賚以為路費又

使政院優給各種樂○三公啓曰 文昭延恩兩殿冰盤排設果
無禮文之據盛暑則有如照冰之設而隆冬則無闢寒之具去
此冰盤為當答曰如啓○上御夕講

戊子 上御晝講特進官鄭士龍曰今者漂流唐人解送事冬
至使當押去然唐人勢必未及入來矣去甲辰年臣為冬至使
漂流唐人臣亦押去而交割于遼東到北京呈奏本于禮部則
主客郎中王楠見其奏曰爾率來漂流人于此處乎臣答曰已
交割遼東都司矣郎中曰然則何以奏本為也若呈奏本則當
率來于此否則但當交割而不須奏本也以此是久不回啓及
臣臨還乃啓臣拘於此加留十餘日考諸謄錄則奏本或為或
否唐人與日本交利往來絡繹何以一一奏聞乎交割湯站移
咨遼東亦有古例彼若以奏聞為希望賞賜而致疑焉則事亦苟
且請命議于大臣只輸于遼東似便○命名三公禁府堂上傳
曰今來唐人如被虜唐人之例交割湯站移咨遼東為便每若
奏聞恐有希恩望賞之譏士龍之啓正合予意自今勿為奏聞

只交割湯站回啓曰漂流人每為奏聞若蒙恩賜旋復謝恩多有弊事交割湯站果當且啓文伊文守等照律事胎破仁宗

者無正律若以謀毀山陵比之則胎室與山陵有間不得已以

棄毀制書律比之則首者斬而其首尹未已死於杖下從者文

伊等事在宥旨前今當蒙宥美答曰依啓○上御夕講○三公

及左贊成許磁右贊成丁玉亨清原君韓景祿左參贊由光漢

兵曹判書閔齊仁吏曹參判金光準齊會賓廳啓曰頃者林百

齡家成服之日全城正即尹任之婢出入于成服處麾去之則

復變服而來多發誹謗之言百齡四寸家之婢到全城家則又

發怨望之言百齡受賜家即尹北有防川之木其隣居陽麓正

家人盡拔去曰今亦然乎陽麓正不知其存沒而嘗為尹任腹

心者也罪人等玩服大罪人心頑惡不知大逆之為重而乃敢

如是也且尹汝諧手任三妻上言乞放彼以大逆緣坐何敢若

此該司固當請罪而只防啓是亦非矣答曰今聞所啓極為駁

得此必有意而為之也陽麓正存沒問諸宗簿寺全城正家婢

並下禁府推之汝諧妻以婦人何能知之必有指教者不足取
實故該司亦以例事防啓而已無他意也遂即引見尹仁鏡等
九人 慈殿御思政殿垂簾于分閣 上御殿外簷下少東西
向 慈殿令內侍朴漢宗命宰臣等進前外即簾親教之白予以
薄福寡德之人承受大器不自死亡而近來災異不絕日夜憂
懼當此主少之時恃其元勳庶可輔國而林百齡之死出於不
意天之于佑至於此益用憂懼固知依措今又聞此言驚駭何
極當初 宗社大賊朝廷若知之則庶可痛憤治之而或有營
救蓋指權機事多苟且大違誅逆之法不知陷於其術不自覺而然
耶姦賊之親固宜杜門縮入而元勳初死乃敢如是若有君上
畏國法則其敢為耶國事至此將何以維持也甚可寒心昔在
太祖朝有一監察飲酒于同僚家過趙浚家曰家則好矣然未
久恐為他人有也 太祖聞而怒曰浚以元勳當與國同休戚
者也謂其家不久云是以朝鮮社稷為不久也遂命極刑且罷
同飲十八人之職今日之事亦不有國家而然也前者李霖唱

言於朝廷曰 王大妃當攝政而 大王大妃不當攝政也是
有叛心而然也但倚 幼主國事已非故脅從罔治以示寬大
優容之量欲令反側者回心改過一心於國庶幾朝廷晏如人
心和平而今者亂賊之親不有朝廷至於此欲道予意引見婦
等耳尹仁鏡曰臣等亦以百齡為可倚以輔國者而其死出於
不意臣等相與傷慟不已今又聞此言至為驚駭故今敢上達
爾當初見尹任柳仁淑等事稍有形跡嘗與知心之友語之曰
任等何如是為耶其陰懷逆謀未之知也及其事發始知其兇
慘但傷人恐多故罔治脅從者是自 上包容之量也臣等亦
承 上意治之止此自古及今治大逆有寬有嚴雖治之以寬
及側之徒豈容自安也一品宗親指若無所犯則豈自逃遁深
山以匿其身乎其罪之重昭然可知而人心尚不快之是不以
大逆為重而然也李芑曰伏聞 上教至當當初推鞠時辭連
者固多然自 上不欲蔓延故或從寬法大逆之徒固當感服
而百齡之死逆賊之親非徒不自服反生怨望今者若律以大

罪則恐為騷擾但有人言李德應欲免其死誣招雖非德應之
招其於李中悅之書啓亦盡之是豈虛事乎且以一品宗親剃
髮而逃竄豈無其由情迹自著於不問之前矣其所以務定國
事者自有勲典而令人反謂之無功故并啓 慈殿曰人心若
是國事何可定乎德應誣招之說是何無理之甚也雖欲免死
豈以虛事服之以求活哉尹仁鏡曰德應不待推問而歷歷自
陳瑠亦一一承服少無差違 慈殿曰為此邪論者豈無所以
必嘗與尹任同謀而不成者激怒而如是也安有如此駭愕事
乎李芑曰今為邪論者豈是有識朝士皆出於無識之儒朝廷
之事若自下而擅之則甚不可故臣每於經席如是啓之人必
謂臣欲自專權也然臣年垂老死在朝夕 雖或專權豈能久存
乎大抵相非其人則不足道也苟得其人則雖專權可也向者趙
光祖亦欲自專臣謂光祖曰孔孟聖賢不能行道者以無位也
汝欲行道宜速為大臣之職 慈殿教曰卿言正中時病昔衛君
待孔子以為政孔子欲先正名分今則名分亡矣凡上之所命

內有朝廷外至守令專不奉行以致奸吏用術民生之困未有
甚於此時頃者成均館儒生事朝廷共爭之然名分豈如是其
不明乎雖曰軍卒是亦奉命而任國事者也為館成均奴者不
有國法憑藉儒生至於奪掠已為非矣况以識理儒生妄聽館
奴之言不有國君之法縛其軍人自夜至晝夫國家之所以養
士欲孝於親而忠於君使之知名分也非但習口讀求利祿而
已此儒之事皆坐於不知名分不畏國法故欲以其法正之而
反以大將之入啓為非云是欲使之匿不以聞乎 朝廷是非如
此顛倒豈不寒心 中宗朝趙光祖偷竊生殺之柄使其君上
不得措手於其間書曰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而有作福作威
王食其凶於爾家自古威福在下未有不凶者頃見儒生之疏
謂自光祖之死士氣摧折若君之無道如桀紂之殺無辜之士
則謂之士氣摧折可也光祖之死固異於此矣子曰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凡賢臣之事君也君有過則諫固也光祖則不然上
之所為雖善必沮使不得下手朝臣之附已者進之異已者斥

之老成大臣貶黜殆盡如此而可安其國乎昔王安石其初則
賢而終自專權無所不至光祖之事甚為寒心而適賴 祖宗
在天之靈陰佑默贊以至自敗是可幸也人臣有罪則或罷或
黜使之知戒朝廷之福也在 中宗朝雖有罪者不能自上擅
決是皆為下所制也近以儒生之獄謂 中宗朝所不為之事
朝廷爭論不已事有本末輕重而名分為重左相之言是矣大
臣專權而有所失則自有臺諫之糾正若權柄在下則實非朝
廷之福也光祖之敗乃其自取士氣豈以此摧折乎李邕曰自
上好學則聖心高明人之是非可以灼見其於處事向難之有
臣每以勤御經筵勸之者皆此意也所謂士氣者非他子曰十
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浩然之氣塞乎天
地之間以曰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此真士
氣也人君養之而興起抑之而摧折者客氣也非士氣也東漢
之末士氣方振而其時政不在上故不能培之以道若以論孟
所稱者直養而無害則此真士氣也尹仁鏡曰光祖之時臣適

補外未詳其時之事也然聞其大槩則光祖之失不可不治故
南袞等啓而罪之在呀不已者也近在 仁宗朝年少之輩疏
劄之上目袞以無狀小人臣竊見其言不勝寒心今時之事與
此何異新政之初所當慎擇者乃用人也善談論於 上前者
未必皆君子許沆蔡無擇之輩奏對之間言論之美足以欺人
之聽聞大抵吉人之辭寡善為辨辭者不足尚也鄭順朋曰頃
者之事罪狀明白孰不快之然人心猶不以其罪為重者臣常
恠之今於百齡之死敢即誹謗有似報復尤極痛心今時之人
不知名分之重故雖定大事猶且不服逆類之族乃敢自恣痛
憤不已故臣等共議以啓耳 慈殿教曰不有君上之習近來大熾
此則非但怨百齡也實怨國家而然也朝廷之上尚有邪論不
以功臣為有功故亂賊之族恣行無忌一至於此千古以來安
有如此等事乎韓景祿曰臣今日伏聞 上教及大臣之啓皆
至當國有大事處之不嚴而但以往事紛紛說話掩護其
事臣竊憫焉辱百齡者乃呀以辱國家也處之何可緩乎領相

之言又以南衮之見譏於人為嫌不肯而早斷大事大抵今時
之人皆不欲見忤於人唯以姑息苟安為務不計國家重事臣
恐如此則人心愈不定也不顧其私一切嚴治然後國法當自
重矣此事自初治之不嚴故人不畏服而然也凡斷獄之際自
上雖用寬典而在下則當以嚴峻請之而今則不然 上雖欲嚴
而下必護之使人主之威不得施焉臣竊意 中宗朝餘風尚
存也 慈殿教曰今之人心唯務用私拘於人情而不使國法
行之者以其習俗之難變而然乎治奸之律不嚴而曲為苟且
者以其見惑之甚而然乎以故奸賊之親略無所忌敢肆怨國
之心是可謂有紀綱乎許磁曰去秋臣等聞自 上畏懼尹任
之說不覺痛心古人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又曰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等既聞其言豈敢安寢茲以啓之然其
包藏禍心則未之知也故臣等意謂竄尹任而罷柳仁淑遞柳
灌使去其權則可以無患故不嚴其獄事爾及其自出叛逆之
言然後人共快之近來人心不定莫知所以也今聞百齡家事

至為痛憤百齡為國家定大事曾未幾而身乃死及逢逆賊中毒
之言臣等尤所傷痛且儒生拿囚未得其宜故臣亦啓之矣儒
生之失固多然方今主上幼冲慈殿臨御若人心懷其不
便以不如先王之政為嫌則固所未安故敢啓及聞傳教丁
寧大小人心孰不開釋儒生亦知為感矣近日陵上之風大熾
於學宮古者有先後進之序儼然不紊而今則專廢之是薄風也
若自上善處而痛革則如此之弊不足慮也嘗觀王安石之
事其所以誤國者非一安石也一安石進而衆安石至羣分類
聚竟誤國事大抵一君子進而足以治國一小人進而足以誤
國果若君子則委任責成言聽計從可也如非其人則何必置
諸相位須逆諸四裔可也今雖涵涵漸至年久則自可定矣丁
玉亨曰年前之獄事極為分明有何疑乎人心當自畏服而敢
為如是之言不勝驕駭此非特國法之不重人心薄惡乎知士
下之分兩然也自上已知光祖時之事願勿用浮薄喜事之
人使不得容足於朝廷則自無此弊矣言語雖訥而中有實

行則此可用者也光祖之時以言為尚近來之弊亦如此須勿
以言取人以抑虛偽之風 慈殿教曰凡人之言行如一然後
可謂善矣但為口辯而行又不逮則何足取哉司馬光之勿用
新進喜事之人亦此意也大抵用人莫難於邪正之辨予以否
德既無所見卿等如欲誠心輔國以正國事不善者當自速矣
必須炳幾先慶毋至於蔓難圖也光祖之輩勢至滋蔓幾於誤
國南袁沈貞為國効忠而今反以袁等為小人予嘗見 仁宗
朝疏劄竊怪其何故也今有不正而誤國者即可治之尹仁鏡
曰臣雖庸劣朝廷若有異志者則去之何惜金安老時小有異
已者則必以觸犯東宮為名加以慘酷之罪故人乃竊嘆而不
敢發言今則若有所啓有何所憚乎且自 上新政之初 祖
宗憲章不可改也昔宋臣韓琦在外而若聞其更祖宗一法度
毀朝廷一紀綱則泣血不食古人之厚國如此今亦遵守成憲
而不可改也申光漢曰凡事不知則已大逆事狀分明可知而
人心之兇惡如此至為驚愕尹汝諧妻上言願放此亦可驚而

臣例視而不請罪大臣以為非之惶恐無已 慈殿教曰此公
事間事何必待罪然邪論不殄國法反輕故逆臣緣坐之親見
謫未久便即乞放耳金光準曰頃者大臣臺諫俱爭其拜陵之
舉而不得蒙允大事已定小臣秩卑越次啓達至為惶恐近日
災異疊見既為未安况時當八月則五穀未成雖曰從簡再罹
國恤兩經天使而今又拜陵則其為民弊何可勝言况王后拜
陵既非禮文乎古人云形歸窀穸魂返室堂以此觀之 魂殿
為重豈必山陵自 上欲抒哀情莫如展謁 魂殿之為得也
冒犯風露往返晨夜亦所未安躬拜陵寢傷慟必倍於平日此
尤臣子之所共憫者也且踏傷民田亦豈不慮願乞量處今若
強排羣臣之議必欲直情而行則恐有後世之議而民且缺望
矣 慈殿嗚咽飲泣曰予情固極且有古例故欲見山陵情意
切迫他事不暇顧也李芑曰 天語痛切臣未敢更啓然古人
云幾乎情止乎禮欲拜山陵者情也知其不可而止者禮也光
準之言甚當若命停此舉 聖德何量願聽老臣之言 慈殿

曰朝廷共啓而不得從之予豈安心今方計日而待思得一見
快於心也如求得見平生之恨曷有窮已尹仁鏡李芭鄭順朋
同聲而啓曰一拜山陵傷痛倍增烏得快之金光準曰古云婦
人不百里而奔喪又曰子不得撫其親屍蓋一撫其屍終身永
慟故也今若拜陵豈徒一日之慟終身之慕益所不堪臣恐傷
聖體敢啓今若命停後人皆謂義德夫孰曰柔弱而為下人所
制乎 慈殿仍泣曰朝廷所啓之意及近日災異之臻予亦不
知也固極之情固不忍舍豈計舉事之皆中於禮乎今若親觀
山陵死無所憾也羣臣皆退復位閱齊仁無一言而退○傳于政院曰今
觀下禁府傳旨則只稱大臣所啓之言陽麓正等事見上似未穩當陽
麓正以尹任腹心之人當元勳身死之初為如此中毒之事是
不有君上不畏國法必有他意而然也全城正之婢到百齡家
誹謗之者誰為之指教且發怨言使聞於百齡四寸之婢亦誰
使之為歟致怨於元勳實是致怨於君上以此意加錄可也陽
麓正雖身死其家長拿囚其技木事亦誰為之指教以此辭緣

推鞠事並錄于傳旨

引見日閱齊仁退謂兵曹參判申致曰今

等家事言於我我應之曰兒女子所為之事何足取實是不知三公之意而言之其妾投孰大

○日暈

己丑 慈殿御思政殿分間內垂簾 上御簷下同聽政講小

學知經筵事閔齊仁曰夫人之情莫不欲壽故皆欲事佛以禱

之祿徒小民之感居崇高之位者亦莫不皆然所謂享壽之道者

無他以仁儉忠信為修身治國之本則自有眉壽無疆遐福存

臻之慶矣大司憲尹元衡曰昨聞大臣所啓之意彼雖庸賤之人

以克逆之族類不畏國法至於如此是微細之徒固非自為之

事其根恐有所以也雖與百齡素有私嫌而其待宰相之道固

不當如是也况為 宗社治逆賊是一國之元勳而多發怨言

略無顧忌是朝廷紀綱不嚴之故也人君維持國家使人不畏

法至於如是則國勢陵夷其漸將不能救矣此非尋常之弊也

慈殿命進尹元衡姜偉獻曰此事果甚駭愕幼冲之主受此重

器災變疊至常懷憂懼固知依措昨又聞大臣之啓則其下畏

君上不有國法莫此為甚雖有私怨其於大臣勢不敢如是也

頃者治賊之律甚為苟且非如誅逆之舉故放恣之弊至此非
特此也昨聞大臣之言則雖不的指其人或有以李德應謀
欲免死而誣指又以勲臣為無功而濫受是尤驕駭尹任逆賊
之狀已著故既以其罪罪之則人心可快物情可定而又有邪
說如彼邪說之發必有其人臺諫處耳目之官亦必有所聞其摘
發治罪不得下爾大抵國家紀綱陵夷且近日許多上言皆由
於守令不恤民隱以有濫刑之故也上下名分如是不嚴民生
困瘁如是日極天之示災豈無其意日夜思念天災人心借至
於此將何以扶持國家姜偉曰全城正家事必因怨望國家而
然也危疑之時人心鎮定可也而又有邪議紛紛不已其為驚
駭何可勝言參贊官柳辰全曰臣初聞全城正家事或疑一家
微細之說而今聞如此駭愕之言其漸不可長也尹元衡曰前
年治賊之時多用苟且之事者人君以包容之量用其寬典是天
地罔極之恩也而猶不以為幸反生怨心若是矣 慈殿曰罔
治脅從者欲示寬仁大度之意也而人不知畏事至於此極為

寒心古人曰人非堯舜何能盡善如細微之過固不可屑屑治之如以德應之言求活誣招則所關甚大必須摘發治罪尹元衡曰凡人物邪正分辨之際雖或尋常之事國是已定則固不容他議也况前秋逆賊之狀極為昭著尤不可容有邪議也而迄今尚有德應誣招之論不勝驚愕今日兩司欲會議而處之閔齊仁曰邇來倭奴絕不往來此非偶然必有所以也其防備之事內則朝廷既盡處置外則監司兵使亦多措之然伏聞聖教民之困瘁果為可慮國儲既竭軍糧亦乏若有緩急將何術而備之守令貪汚滔滔成習非但為已利也如武班門蔭之人不得已而為立身之地務為人情之事如欲痛革貪風必朝廷上下皆一心勉力而後可責守令也大抵源清則流清既不

能正其本則雖責守令亦何益哉 慈殿曰貪汚之習自金安老時為極古云源清則流清表正則影直朝廷上下若以誠心痛革此習則何難改之○傳于政院曰獻納所啓淨業院事為後宮而修之有何疑為招姜偉以此教之○義禁府啓曰陽麓

副正子李仁弘拿推則其婿成守瑾時入其家而但有心疾不

知人事其子成濯

今為北

與知云請速拿推傳曰如啓○上御

夕講○禁府啓曰林百齡怨望之人今已拿推而互相推調時

未歸一但百齡四寸家有婢名曰朴非聞全城正家怨望之言

麾其全城正之婢者皆朴非云請拿推傳曰如啓○大司憲尹元

衡大司諫權應挺等啓曰近來國綱墮地人心兇悖少有不協

於意則輒懷無君上之心鼓發邪論略無忌憚動搖羣情其漸

可畏至為寒心頃者柳淮柳仁淑等與尹任交通連結陰圖不

軌唱為擇賢之說其兇謀情迹昭著無疑推鞠之際若涉於逆賊

之招則當窮問其情以正王法而曲佞巧釋事多苟且使輕重

失宜國法不嚴為國遠慮者莫予憤鬱而餘孽尚存反生陵蔑

君上之心共處城中扇動朋類賈綠窺覘無所不至遂使國勢

孤弱人心不靖竊恐不測之憂將迫朝夕而不暇救也追正王

法以定人心在所不已李霖素與柳濯比隣締結凡為兇謀無

不聽命及其嗣位之初以慈殿為不可攝政公然唱說於朝

廷大會之中其心之兇逆人所共憤而只竄于外韓淑在尹任
近隣兇言逆論無不與知至戮於李德應招只罷其職竟置不
問羅淑以玉堂之長奴事仁淑凡所兇謀一一稟議其戮於李
輝之招雖似不緊其用心之慘人所共知而只被徒配鄭源李若
海與柳權李霖郭珣等同在一里之中朝夕相從陰謀秘計無
不共議而只削官爵李中悅與逆賊李輝晝夜交通共為逆論
及其出於招辭情迹敗露知其不免先自書啓罪甚關重而只
罷其職金礎以尹任切親自為儒生時寄食其家及其出身力
主兇逆之論且於去秋閱齊仁等將 宗社大計會議中學時
諸非徒力排其議至戮兇毒之言其黨逆之罪極矣而只削官爵
討逆不嚴毀萬世綱常大法莫此為甚亂賊之徒將何所懼人
情久而愈激不可不各以其罪罪之李霖請依律定罪韓淑羅
淑鄭源李若海李中悅金礎請並極邊安置成世昌與柳仁淑
尹任交結往來一時兇謀無不叅聽舉其微過只罷其職極為苟且
請竄于外濟州牧使林亨秀司宰監正韓澍俱以尹任同里之人

長在言論之地聲勢相倚而外示不附之形苟免其罪至今在
官物情愈激請並削奪官爵 齊陵參奉成遇與鄭源李若海
郭珣等交結往來自倚其勢及郭珣等被罪後憤快失勢乃言
於相知之人曰柳澹之為人豈至於謀逆乎李德應欲免其死
誣指而使成其獄安有如此無狀之人乎有一宰相常言曰林
百齡用心不正終必為不正之事云我聞之又矣果起如此不
正之事其宰相有何所見而先知乎吾三寸姪女夫尹敦仁得為
功臣職至判官吾嘗有隱憂云云其所言兇逆至於此極凡國
家所為雖尋常辨人物邪正之事若國是已定則一人不可以
私意變亂是非而况去秋之事兇逆情迹小無可疑逆賊瑠當
獄事未起之初逃竄窮山永絕音聞及被拿推其所供之辭與
兇徒指辭一符合則德應之指豈是誣飾 宗社之賊莫大
於此大臣慮或有不知情狀者特啓書示指辭使人人洞知中
外臣民孰不知逆狀乎遇乃敢中懷異心鼓動邪喙申救逆賊
誹毀元勳變亂羣聽動搖人心至為兇慘請速拿來竄極推鞫

尹汝諧以逆賊至親緣坐被罪不至遠竄 上息至重妄引
王后親奉祀不計大罪希息濫訴累瀆 天聽至為駭愕其在
京家長請推考治罪且禁府官吏非不知罪重而泛然防啓不請
其罪至為非矣請推荅曰去秋治姦賊之時乃用寬典刑厥元魁
而罔治賈從者使反側之徒改過自新而一心於國事矣今聞非特不
為改過自新失意餘孽反生陵蔑君上之心共處城中扇動朋類實
緣窺覘無所不至遂使國勢孤弱人心不靖不測之禍將迫朝夕不暇
救也追正王法以定人心在所不已李霖賜死韓淑羅淑鄭源李若海金
礪李中悅等極邊安置成世昌外方竄黜林亨秀韓澍削奪官爵成
遇拿來以臺諫所啓之辭窮極推鞫尹汝諧則在京家長推之可也
史臣曰林亨秀為吏曹正郎也往于具壽聃家陳復昌先往
矣壽聃言於亨秀曰復昌其不得為臺諫耶亨秀張目直視
曰此子可以為成均司藝矣不荅而出復昌大怒壽聃亦慚
悔之以此大成嫌怨遂至於此若如李中悅素與李輝相交而
恐其言及欲其先告輝罪其父潤慶書以責之曰刑戮不及於

身而先陷其友可乎悅不聽而自首終亦不免豈非自取之也
史臣曰構陷士林皆出於元衡之手

庚寅禁府啓曰伏見成遇推考傳旨本府獨推為難請三省交
坐何如傳曰如啓委官則遣左相李○賜李霖死于義州竄成
世昌于長淵安置韓淑于樂安鄭源于昌城羅淑于鐵山李若
海于長興金璫于固城李_下悅于明川○憲府啓曰近來循私
蔑公之弊極矣苟牽於私則不知有妨於國家韓淑等六人極
邊配所不無其處而今見禁府配所之處皆擇便好之地其循
私護惜之意現然是豈宰相為國家顧王法之心哉禁府堂上
及色郎廳請並罷職罪人等配所請並改定答曰配所即當改
定禁府官吏等無他情豈可罷職乎

辛卯憲府再啓禁府堂上色郎廳請罷事不允○傳于政院曰
今見咸鏡監司書狀高原郡梨樹發花云天之示變無處不然
罔知所措○傳于政院曰今見咸鏡監司書狀則利城境上唐
船到泊云頃見慶尚兵使啓本唐船向于東北云此必過江原道

而至咸鏡道也江原道僉使萬戶等不知唐船之過行使其船
如入無人之境其道沿邊守令僉使萬戶等推考○右副承
旨李瑩來自禁府以委官意啓曰觀成遇所為之狀則必不易取
服請刑推何如且其招辭內柳灌柳仁淑逆謀既預知之云若
預知則與敦仁切親間同議啓之當如敦仁之呀為而竟不為
之其中懷二心之端緒已發矣傳曰知道刑推如啓夜初鼓承
旨李瑩自禁府到迎秋門外從門隙入啓曰成遇刑訊一次忍杖
不服但不可急迫杖之待明日更推何如傳曰如啓○禁府改定
韓淑等配所安置韓淑于理山羅淑于慶興鄭源于渭原李若
海于慶源李中悅于甲山金儲于三水

壬辰右副承旨李瑩來自禁府以委官意啓曰成遇自知罪重
忍杖不服必欲死於杖下也請加刑何如傳曰可李瑩自禁府
又以芑意啓曰成遇之招雖以發明而其言有涉於重罪今雖
加刑亦不承服是欲自死於杖下也今若急問則恐未取服明
日加刑何如傳曰如啓

遇低頭眼目不出
言只願速死而已

上御晝講特進官李灃曰所謂體用無處不在而學者不知體用之說故胡安定以體用之學教其弟子弟子之蔽在四方者皆以體用之學為務以是聞其言者皆知其胡氏門也大抵三代以下理學不明至于宋朝安定始倡為理學當時學者多出於其門仕於仁宗朝者如劉彝錢公輔范純仁皆安定之門人而人才之特秀者也其後濂洛關閩之學皆由於此以一時倡率之得宜而人才之出如是其多也則一人之賢有關於國家為如何哉雖未設施於朝廷而宋朝治道非漢唐之所及者誠由於此也且人才之出誠不易得在人君培養之如何耳願上愛惜人材○同副承旨趙彥秀來自禁府以芑意啓曰成遇全雖加刑亦不承服請復加刑何如傳曰如啓○日有兩珥

甲午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崔輔漢曰前日面對大臣時

見初

四小臣以病未得入參聞其奇

指全城正奴子凌辱於林百齡初喪及成遇等事

不勝

驚愕大抵近來人心携貳者多此似理無而何如此成遇者扇動虛言疑惑人聽故人心有如是矣大抵以亂逆被罪者我國亦多

有之而未有如尹任之兇慘及其定罪亦甚明正矣但當初兇
謀未著故疑之者多矣定罪之後事狀現著情迹敗露而人心
尚多不以為快者常以為恠今聞成遇之言乃知有如此之人
故人心如彼矣反正之初中宗初年人心不定故告變者相繼今則
理不當然而人心若此可為恐懼必明正其罪然後可以示國
法而定人心矣○同副承旨趙彥秀來自禁府以芑意啓曰成
遇忍杖不服請加刑傳曰如啓趙彥秀又以芑意啓曰成遇不
服當請加刑而但徑死則不得取服明日加刑何如傳曰可○
上御夕講侍講官周世鵬曰先王朝以呂氏鄉約行之於窮
村僻巷則小民亦有感化而向善去惡但朝廷之上亦欲行之
而當時之人多不務小學之實而或詭異其衣服或推遷於功
名遺其本而務其末漸成弊習故先王廢之此乃呂氏所以用之
於鄉曲者於朝廷之上則自有禮法不必行之村巷之民雖同
天理而王化未及若行是約則不為無益矣○憲府啓曰臣等
聞典獄署徒役鄭興宗以庶孽之人相解卜筮之術乃於陰

陽冊中列書士大夫八字其間又并錄 慈殿大殿五柱公然

推占必先分後分之說至數不道之言非徒駭愕且其推占之

說至為兇慘此雖微賤之人往來士大夫之家鼓動邪說疑惑

人聽所關甚重請於三省交坐處窮極推鞫前知中樞府事權

撥常稱柳仁淑為豪傑之才交厚往來異於他人其間逆語必

屢矣乃仁淑被罪之祭上達申救而只罷其職物情未便請削

官爵江陰縣監柳貞以賢良科被罷後欲得復進巧候時勢陰結

羅湜共為悖逆之謀及湜被罪之後反掩情迹便得六品之職

用心行事至為無狀請罷不叙答曰皆如啓

乙未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李芑曰近來學者不務學問故不

知是非頃者兇惡之事皆不知學問之故也近日所推鞫者

鄭興誠為駭愕然皆不務學問無所知識故以至於此耳若善

教之則可以無此弊矣且所謂士氣者乃格致誠正浩然之氣

不為威武所屈是也若不顧是非徒尚高談者則此乃客氣豈
請士氣哉○上御夕講○同副承旨趙彥秀自禁府以色意啓

曰成遇將加刑氣色異常使之退去調理未幾乃死受刑七次

史臣曰陳復昌招參奉成遇與之論時事語罷後復昌叢言

于朝曰成遇以為柳權非謀逆者而李德應欲免其罪誣供

而成其獄實為冤枉營救已定大罪之人動搖人心罪誠不

測當置重典臺諫合司論啓請推鞠于禁府不服而杖斃復

昌之鉤問害人至於如此時人皆痛成遇之啻冤而就死焉

鄭興宗以平問推之則兩殿八字推占之迹已著矣但前後

變辭而不服請刑推其辭連盲人金孝明及前參奉南沂皆已

拿推但孝明興宗面質則皆不實且無所干請放送南沂亦似

不干然尚未全釋今姑仍囚春川居金鳳祥豐德居禹嗣孫李

林鄭鶴亦出於招辭此皆興宗族屬而鶴其子也請並拿推南

沂招內與鄭興宗對問兩殿八字則萬無是理但素與興宗

相知故以家借與興宗而還熟之去三四月間陳復昌自富平

府使適來謂我曰興宗歸其豐德妻鄉以上殿八字推占云

其不祥莫大汝絕其人得矣其後復昌又曰興宗之事將出於

公論云云復昌當問而今為試官姑問其辭連人則自可知矣
待其試官之出問之似當傳曰皆如啟○夜初鼓同副承旨趙
彥秀以芑意啟曰鄭興宗刑訊一次又有辭連者即已拿囚副正
白仁
亦於明日推之何如傳曰知道○日暈

丙申 上御朝夕講○同副承旨趙彥秀來自禁府以芑意啟

曰鄭興宗反覆變辭今尚不服請加刑何如其所持陰陽冊中
有片簡見之則乃奉常僉正陳復昌與南沂同狀招興宗簡也
去癸卯年間興宗居喪在豐德時事也復昌請拿問何如傳曰
興宗若數數加刑則恐隕命於杖下不得取服一日一次加刑
期於取服可也南沂則借與其家可以囚推也陳復昌勿拿推
而招問於政院此後士大夫如有辭連者則皆於政院招問○
陳復昌啟曰興宗豐德人也與臣同鄉而其妻又臣之孽屬故
其兇悖之行臣備知之興宗知臣不悅已故雖長在京中過臣之
門而不入者久矣但與南沂自少交結衣食皆托於沂沂亦稍

解卜說故留住沂家固非一二年自去歲沂借與其墻外小家使之居焉臣在其隣常以沂交結無賴留與論議雜術為痛憤焉今正月臣自富平府使病辭歸于鄉家與宗適到臣卧病之所引入于族屬衆坐之處族屬等推占臣病之吉凶且披閱其所持陰陽書則兩殿五柱並錄於其中怪問其所錄之意應曰吾常見之故所以錄之也仍言後分不及先分又曰柳灌柳仁淑八字皆好而但逢時運不吉以至凶終臣方患咽喉證不通言語故但聞其言而極為痛憤乃令四寸妹夫柳世恭即出送仍語族屬等曰何敢為如是事耶病中猶懷痛憤臣病小間去四月晦間乃為掌令每擬入侍經筵則當啓以此八無狀之事而適未及入侍而見適臣以未及啓達之意常慷慨言之于朋伴去月間沂來訪臣臣問何早來荅曰適有往見人而歸路歷訪云臣嘗痛憤於興宗故問興宗尚在汝小家乎沂荅曰今已移居于東學近處久未相見云臣曰興宗以兩殿五柱錄諸陰陽冊中到處披覽多發兌悖之言其情狀當不久而發彼若長

在汝家安知不累及於汝乎汝之出送善矣沂驚懼失色而告去且癸卯年間通簡事聞興宗有空代欲賣故臣欲買之因沂招致之簡果有之其後待興宗上來臣乃買其代而旋聞興宗合執而賣之云此其兄弟等分執之物故即呈漢城府還退矣

丁酉傳于同副承旨趙彥秀曰今下陳復昌啓辭往示于委官李其啓辭謂南沂與鄭興宗交結往來而稍解卜說云則興宗之推占兩殿八字之事沂必與其窮推詰問○上御晝夕講○憲府啓曰今此獄事士大夫辭連人乃於政院問啓事有教自上待士類之意義矣但詔獄體貌不可如是苟且况此非尋常推鞠之事問于政院尤為未便請依舊例辭連人拿推于禁府答曰士類之人以非自己之事恐致拿囚之多故如是傳教爾今後則其依例拿囚○同副承旨趙彥秀來自禁府以芑意啓曰鄭興宗今日加刑推之則大槩幾服雖以已招之辭照律其罪非輕猶可以明示國典矣若以未盡之辭更欲加刑取服則

恐致墮命不得明示國典何以為之取稟以陳復昌啓辭推詰
南沂則興宗以兩殿八字錄其陰陽冊中則得見而其推占
之事未之知也云興宗招內南沂問我曰兩殿八字何如云則
其推占之事必有與知請刑推何如傳曰鄭興宗非但言之於
陳復昌家言于他處亦必多矣然今若加刑則恐殞於杖下不
得明示國法矣以已服之辭照律○同副承旨趙彥秀自禁府
以芑意啓曰鄭興宗以斬不待時籍沒家產照律矣南沂則刑
推時問其所為之事則或言有無君之心或言有叛心而然也
觀其所言似有憤怒之狀更問何以有無君之心何以有叛心
乎云則答曰以外戚至親慶順翁主子也不得為官職故也云云沂非
如興宗之類以有識之人必鼓動而為之沂於刑問一次已服
其大槩可以此而照律乎今更加刑以鞫其未盡之辭乎敢稟
傳曰沂自言有無君之心與叛心則必非獨為之事與誰共為
之乎其罪非輕不可不窮詰其所以然也其加刑興宗事知
道○夜初鼓同副承旨趙彥秀自禁府以芑意啓曰南沂今復

加刑而問其無君與叛心之狀及其推占之意則曰但自有無
君之心與叛心而他無共謀之人只與鄭興宗同心而已今若
更刑則恐為杖下之殞不得明示國法大槩已服雖以此照律其
罪非輕何以為之敢稟傳日照律可也夜二鼓趙彥秀自禁府
以芑意啓曰鄭興宗所發不道之言大槩已服故依律文以處
斬籍沒照之南沂則傳旨外無君之心及叛心之言發說而且
與鄭興宗同心推占云以此照律則當至於陵遲處斬其所犯
與興宗不異而沂之罪至於大逆兩人之罪恐有異同且以沂
依律文定罪則興宗同心推占之罪亦當不分首從而皆為凌
遲也興宗今當更照以凌遲矣但興宗自服之招辭不及大逆
何以為之敢稟傳日照律固當如此矣但沂本以妄人只
有無君叛心與推占之言而他無現著所成之事以正律照之
何如乎與興宗一律定罪亦何如興宗招內既無大逆之語當
以前律罪之矣然往與委官更議以啓三更趙彥秀自禁府以
芑意啓曰臣等之意亦以謂正律論斷似乎不當故以此取稟

自 上教之曰沂與興宗以一律定罪云 上教至當今以特

息減等而其照律則固不可改也但特減南沂照律與興宗同

律定罪事捧承傳何如傳曰可夜四鼓留西小門引出鄭興宗

及南沂斬于唐峴沒其家產興宗有家代于賊中復白要與之賈興宗不即快從復昌憤之而起此獄

○日暈

戊戌傳于政院曰南沂乃奉祀翁主是慶順翁主 成宗者也 大王之女沂之母也

其主祀家舍及凡干奉祀之物皆勿屬公必有他人奉祀者故

云

己亥司諫鄭彥慤啓曰常時臺諫受由給馬則雖不奉命各驛

待之無異於奉命例也小臣昨日歸高陽時掃曠迎曙驛吏以

下等馬給之今日來時非徒不適所騎無一吏出見頑悍莫甚

恐國家雖有急速之事亦不能傳命也以輕待小臣之事上瀆

天聽至為惶恐然近來下人緩慢陵上之風次次有之弊習已

錮故驛吏如是為之實關國家之紀綱而非關於小臣之一身

故敢啓

史臣曰迎曙道各驛近來凋弊倍於他道况今一年之內再遭山陵四經天使其困頓之狀不忍見故自 上屢下蘇復之教雖奉命使臣固不可安心騎去也彥慤獨憤其不給好馬乃發私怒而請罪曰實關國家之紀綱云懲一郵卒而立其紀綱未知其必然也

答曰近來雖微末小民皆有緩慢之習猶不顧身役者有之不可不懲驛吏及察訪其并推考

庚子 上御朝講○以申光漢為禮曹判書金半千為司諫院司諫宋贊為弘文館校理李滉為校書館校理鄭浚為兵曹佐郎○夜月暈

辛丑 上詣昌德宮行朝上食于 景思殿仍問安于 王大妃殿又行晝茶禮于 永慕殿

癸卯 上御朝講

甲辰 上御朝夕講○以陳復昌為司諫院司諫金鎧為弘文館修撰朴永俊為副修撰○日暈

乙巳禮曹啓曰唐人等別饋事已教之厚待上國之民可謂美矣然此非王人之例乃中國商賈之徒而且持兵器私自違禁下海漂流而來乃上國罪人也如此供饋而送之其恩既為重矣今若別饋一依宣醞則糜費既多違禮亦大極為未便取稟傳曰以彼等見之如此足矣然上國之民漂到我境各別護恤厚饋而送非為此人乃尊上國也於國體亦恐無妨也○夜流星出羽林星入南斗星狀如梨尾長一丈許色白

丙午司諫陳復昌啓曰臣性本暗劣又無才識遭逢 聖明忝

辱名器已非一再而顧無絲毫之補或致物論之譏今者又授

本職亞長之職責又重大如臣輕淺無望者固不當一朝冒處

况頃日兇悖之徒鄭興宗南所至以君父八字筆之於書相與推卜

之事乃人人共討之惡凡在臣子之義所當發憤而上達不可

舍默於頃刻臣亦聞知已久不即啓達至茲於公論及其推鞠

之際臣名出於其招命下推問然後乃書啓情狀為人臣而聞

不道之言不即啓達其罪亦大通來常懷惶恐無地自容而今

乃反授言論重地非徒臣心驚懼固措中外物論亦必駭恠決不可覲然就職請命適臣職答曰若無物望自先朝豈為臺諫乎物論一時事也不可道也南沂事其初豈知其如此乎雖或知之外官不可無端啓之其勿辭○日暈黑氣自坤方至艮方其長布天

丁未 上御朝夕講○遣右承旨別賜祭于嵩善府院君林百齡之柩○傳于政院曰今觀工曹等摘奸則水口門內東池陳荒云修正可也大抵國都開設之初鑿東西南北之池必有意也今有折受者云無遺推之依舊為池且國都之始山麓立標分明而中宗朝慮其奸偽更令摘奸而立標前後置簿必皆有之近待國家無事三司江曹漢城府觀象監更察其犯法者而治罪撤

毀可也○召三公會于賓廳 慈殿傳曰周世鵬所啓鄉約事

依趙光祖時事及為有弊如鄉村結契使之患難相救何如其議啓仁鏡等回啓曰鄉約固是義事但外方必有善人可為約長者而後可以行之外方其何能盡得之乎如欲自行者則行

之可矣自朝廷別為立法而行移則為難荅曰知道○舍人李
世璋以三公意啓曰鄉試赴舉實貢儒生五十餘人四館依禮
曹事目皆抄出而停舉若以事目觀之恭本土居人而得終數
覺則非但儒生停舉即日成給守令及入門官試官皆當罷然
監司則推之都事則亦罷若如是則似為煩擾况自前雖非元
居若有農土則皆得赴舉始雖立法而糾檢亦無停舉時矣且
此五十人外若有冒赴而見漏者則似為不均今姑勿治何如
傳曰停舉者非一二人守令亦非一二人不可皆依事目並如
啓然推考則不可不為也○諫院啓曰近年以來連有水旱每
致兇荒故各道災傷不遺朝官覆審而只遣御史抽牲各官以
災為實以實為災並令摘奸者務除騷擾之弊而亦欲使民得
蒙一分之惠也今年則國家多事徭役倍前民之困瘁未有甚
於此時而加以風水為災八道皆然雖有虞虞稍給之地而如
覆沙虫損頓未收獲者亦多有之民生嗷嗷無計聊生至為可
慮臣等伏聞當初議遣御史之時各道郡縣災傷因事目等第

而及其既遣敬差官只命覆審以實為災之處而以災為實則專不舉論故各官官吏等厭其敬差官出入之弊且畏被罪而災傷都目改為磨鍊至以受災處並皆為實使未獲一穗之地盡收其稅飢饉之民勢必販鬻家產以供貢賦豈不有乖於 聖上恤民之政乎况以災為實者亦被罷黜其法已久請命各道災傷敬差官以災為實者必並覆審啓聞若曰災傷覆審事大臣豈不計撫恤百姓而請依大典乎以災為實則田夫自當告訴矣敬差官因其告訴而摘奸則可矣

戊申 上御朝夕講○諫院啓曰八月則雷既收聲而今日雷

聲之作當此 兩殿大王大妃拜陵之日天之示災豈不可畏

拜陵之事雖發於 聖情近者天變屢見民生困苦而事且不

合於禮故當初大臣侍從交相請停而未得蒙允中外缺望久

矣今又天譴適丁此時猶不命停則豈不有乖於懼災敬天之

道乎請以此達于 慈殿亟停拜陵以答天譴若曰近日災變

連綿 兩殿拜陵未安之意予非不知也諸事已備何可停也

○巳時西方雷動午時坤方巽方雷動龍光未時乾方艮方雷動夜月暈忠清道石城尼山雷動兩雹泰安保寧青山雷聲大作江原道通川大雷驟雨兩雹或如雞卵或如栗子暫時而止積深三四寸未穀盡為摧落

巳酉 王大妃自昌德宮移御于景福宮

將於明日與王大妃拜陵故也

○

檢詳慶渾以三公意啓曰 兩殿拜陵不合於禮故當初臣等啓其不可而但以 聖情罔極不敢強啓昨日雷變非常所當恐懼修省而尚不停行恐不合謹災之道也答曰近者災變連仍兩殿拜陵予亦未安然諸事已備 聖情罔極不忍啓停

庚戌 王大妃 王大妃詣 靖陵展謁于丁字閣祭畢仍

上陵奉審 王大妃先下遂幸 孝陵命進都承旨金益壽于

幄次之外曰 兩陵守陵官各加一資參奉內官忠義衛高陽郡

守各加一資貧窮者代加京畿監司都事各官差使貧及進排各

司官貧等賜賞物有差 王大妃於 孝陵亦行祭于丁字閣

仍上陵奉審有頃而下遂乘輦先至 靖陵洞口駐輦以俟

大王大妃一時動駕至慕華館日暮始舉火由敦義門還宮
辛亥 上御朝夕講○各道災傷敬差官等拜辭仍啓曰傳教
內以災為實處則田夫自有告訴矣但窮村小民以其罪及土
主不能告訴則舍寃者必多若於所見處有以災為實而無告
訴者則何以為之荅曰雖無告訴者以所見依法覆審仍傳曰
各道久遠公債已令限年蠲減但守令等不無用術仍徵之弊
取其往年公債文簿盡燒○京師大雷電以雨忠清道牙山禮
山稷山微雷

壬子

上御朝講○議政府左贊成許磁上疏曰臣往年得疾

今近三載受由調理者非一再矣而猶未差復日益加重必須
杜絕人事閉藏過冬然後可保餘生也伏聞國家處事失宜心
欲扶病詣闕陳達萬一強起還仆者數矣謹以章疏上瀆 天
聽伏以陳復昌生地寒微賦性輕回常以不得為顯職快恨鄭興
宗一妖妄無賴之人也士君子所不可接話者也而復昌昵比
陰交之狀已著於其簡書字而相邀密坐而論懷其所論者何

懷耶復昌之為人於此可知矣其得免於興宗之獄足矣未久
躋之於司諫之職司諫重職也非素有物望者不得為也若以
交結興宗為貴而賞之者 殿下之失政於斯極矣設或復昌
之為人有人望可得為諫官者今日事機之會則不可祇足以
來羣議指物論而已况萬萬無物望乎國政顛倒物情憤激而
至今無一人為 殿下言之者臣不勝寒心古云國人不感言
而敢怒斯非義世事也夫人同此心物惡不順凡政令之出務
盡公平正大則人心自爾悅服而和平不期然而然者國政之
失序如此而欲人心之悅服難矣正猶揚湯而止沸也小臣疾
病沈痼倍前朝夕入地近觀物情如此若未能一陳區區之誠
而奄至於長逝則目不瞑於地下矣固知言戔而罪隨身既許
國不敢自惜伏願 殿下察臣忠懇恕臣狂濫不勝幸甚臣白
觀卿之疏勲舊大臣係於國家屢因患病辭職若是至為未妥
勿念職事安心調保復昌事卿之所聞無乃誤耶復昌於興宗
之獄少有干涉則上豈不推下豈不請推乎復昌言興宗雖為

孽族知其悖逆絕不相與云何有昵比陰交之狀乎且興宗之事復昌為臺諫時每欲啓之未及而見適云予意以為復昌乃剛直之士而反以為非何也仍傳于政院曰疏中以陳復昌昵比鄭興宗通簡論懷云此則不然興宗有空代欲賣之復昌要買其代而通簡要之而已興宗之招及各人之招並無干涉之端無乃或人告之曰復昌有罪得免而卿在病中以忘身為國剛直之心並以此為念乎且以復昌生地寒微古人有云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人物之賢否為大門地何與焉復昌之為人自上未之知也若不合於用則朝廷亦豈舉用於臺省乎今以此疏見之使復昌不得舉頭矣其遣史官以此言教之仍問病而來○日微暈

癸丑注書安名世以許磁言回啓曰小臣累聞

慈殿之教每

以鎮定人心為言臣病中憂念以為新政之初要欲鎮定人心必須無人言然後可也臣竊聞復昌之簡辭書字曰宗之上白而又曰論懷云則其所論之懷不知何懷恐興宗有言而復昌

有所答也臣竊以為未便而拜司諫為事機之會也臣果夜不能安寢憂念而奏疏其買空代之事及不干於興宗之獄則臣實未之知也至於門地寒微則祇觀人物之賢否而已臣病下血上氣足上浮腫百病俱發專不欲食已於疏中盡之矣請速命適臣職○上以許磁之疏下于左議政李芑

鄭興宗推鞠時委官故問之

曰許磁以病辭職又於病狀末端乃舉陳復昌之事近者勳舊大臣林百齡已死於外許磁亦有病告辭自上至為未安且復

昌之事若干於興宗則自上豈不命推委官亦豈不請推乎大

抵如此之時若不下是非則其於危亡之禍誰能救之况復昌

自中宗朝為臺諫久矣前於大小尹之說為尹任腹心者所

斥竟不為臺諫其門地之賤物望之無不足計也李芑回啓曰

陳復昌在前之事臣未之知也但臣為推官見之適於興宗陰

陽冊中有一簡出矣僉曰是陳復昌之簡也其簡果曰來則坐

于溫堞房穩話云而不書其年只書臈月又於外面書廬呀著

二人之署末端又有別白問興宗以在喪之年則癸卯甲辰年

間也二人之署一則南沂之署也問沂以別白署署之由則沂曰
吾與興宗相善故復昌欲買其代而因我請之命我亦署署別
白也又問南沂以穩話何事則沂曰他人之事未可知也然大
意不過復昌欲買其代也年月既久而沂等之言又如此雖問
於復昌固無所干且復昌今入試官勢難出來故始不請推而
更思之則三省交坐大事也雖為不干其簡既出可以問之故
啓請問之而自 上適命問諸政院復昌書啓之辭又與沂等
所言無不同也若復昌少有干涉之事則以復昌所啓之辭問
諸南沂等沂等必無為復昌隱諱之理而南沂但曰復昌言汝
絕興宗善矣云則復昌之無邪心於此可知矣原其興宗等獄
事皆因復昌慷慨之言而發也大抵臣子聞其不道之言不可
不言復昌之言有向過哉雖同為叛逆若先自告則或為策功
論賞矣且門地寒微則其於用人之道尤不關焉許磁之疏意
臣實未之知也許磁之用心固為正矣但恐近來因病精神錯
亂也且臣每於經筵啓之曰今之士大夫不知學問但以資質

英明而行之。至於是非之大者，有或未之知也。臣常時與許磁言，則磁之為人，其於義理之辨，是非之大者，有或未之知也。今此上疏之意，臣則未之知也。復昌聞其言而啓之者，是也。有何過哉？此非獨小臣之言，一時推官皆在，臣不敢為虛誣也。但以臺諫被論如此，臣恐復昌之心不自安也。且復昌之為人，城府不深，聞言即吐，不容含蓄云云。然小臣之意，則不知復昌之非也。上教允當，以此許磁病中之疏，若搖動臺諫，則恐有後弊也。又傳于李芑曰：許磁回啓，乃曰：復昌之不干實，未知也。此必病中精神錯亂，為人所誣而然耳。不足取實也。芑回啓曰：許磁之疏，以鄭興宗為妖妄無賴之人，又以復昌拜司諫，以交結而賞之。云是病中之言也。興宗為無君不道之言，豈可以無賴之人而不治乎？且曰：今日事機之會，則不可云。臣之意，復昌雖不合臺諫者，當此事機之會，則為司諫可也。復昌之不可為臺諫之機會，臣未之知也。且曰：物惡不順，臣亦未之知也。方今人心未定，今若適復昌，則臣恐人心尤不定也。磁則以為若賞之云。

臣則恐人心以復昌之適為其說與宗之事而坐之也此皆許磁病中之言固不可責之然臣意如此耳

史臣曰復昌元衡家臣也故芑陰助而有是言

荅曰啓意知道鄭興宗有無君之心而許磁乃曰無賴之人此皆病中精神錯亂之言不足責也然當此之時是非不可不明是非明然後臺諫必不搖動矣復昌決不可以此適之○左贊成許磁又上疏曰小臣病卧多日食飲減少心氣荒亂志意昏曠陳復昌不干於鄭興宗之事未得聞之祇以其通簡相邀為不可耳聞傳教之意亦知買代事小臣不詳察輕率以己意啓達不勝惶恐病未詣闕謹伏地待罪荅曰所聞有誤而然也勿待罪○大司憲尹元衡執義元繼儉掌令沈逢源尹兩持平李樞獻納姜偉正言李戡啓曰所貴乎元勳者固人主之勢鎮人心之邪使朝廷和平國脉堂堂而已頃者士林之所謂有物望者趨附兇徒不知流入於逆謀雖有尾生孝己之行何補於殿下其餘孽尚存恐不自保欲固已勢百端為計司諫陳復昌性本懷

慨自曩時洞知此類之情狀苟聞人言有妨於時事則直論其
非無所違避奸邪之徒側目忌憚今者定難之後尚有時論害
及國家復昌聞之不勝憤發與朋類慨嘆時事與人心之不順
而遂發於公論三省推鞫之際少無干涉之事雖曰陰交鄭興
宗其所為邀簡只欲買家代而非有他意也許磁以元勳大臣
不念國事內懷私意向東指西以為無物望且謂昵交興宗至
於疏論臣等未知人之物望與生俱生乎陰附逆類掩迹免禍
者是真有物望者乎復昌為司諫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何等人
輩耶是果有公心而無私意者乎使人人以言為戒雖聞邪言
逆論皆緘口結舌不得發聞于上是乃義世事乎托以憂國陰
護兇徒排斥為國之人使是非顛倒人心不一似為成遇南沂
輩報仇至為寒心許國元勳為君上之心果如是哉事甚駭愕
所關非輕請罷其職為人臣而懷二心於君上者則臣子之所
共憤而成遇南沂兇悖之狀在法不赦固不足惜而大司成具
壽駢徃日以特進官詣闕將入經筵公然發說曰南沂之死專

由於陳復昌當招問政院之時若不直啓其情狀豈至於死乎
吾里之人皆言如此云顯示愛惜之意亦為駭愕其意必以為
人之死生至重雖聞兇徒觸上之言不可傳播於人也且於君上
之問猶以為匿情不輸是徒知保身之為貴不識君臣之大義
也若使人人皆如壽聃之心則雖有逆賊將起勢必袖手傍觀
孰敢發於口哉機關甚重不可不懲請罷不叙戶曹判書慎居
寬素乏學識中無所主自丁酉年至于今時曲為蠶虱之附叨
占清顯之職外示謹實中箴回曲媚東悅西巧脫時變時人比
之水旱勿論之田頃者與柳仁淑俱入銓曹不無諂附之事及
今掩覆情迹反躋六卿之列 聖恩至重幸莫大焉宜其改心
易慮為國無他而尚懷不自安之心謀固已勢陰試私意欲使
朝廷不靖其用心極為陰譎請削奪官爵司藝李首慶往者與
逆賊李輝及李仲悅丁煥朋比往來人所共知招宿李輝于其
家其間兇逆之論必矣輝等被罪之後尚保顯職已云足矣反
以為李仲悅國家終不可棄之人或以謂論加罪逆類者竟非

一身之福云李仲悅之兇狀昭著于自啓之辭非首慶所可救
拔為君上治逆類者及謂禍將及已其欲竟致國家於何地乎
所言陰慄如此至為駭愕如此輕邪之人不可使在都下請速
遠竄若曰今觀所啓至為駭愕予意以謂奸兇已除人心自定
矣餘孽尚存邪論不止豈不寒心哉許磁以元勳與國同休戚
大臣愛君憂國之念為重焉其用心如此子所執恃罷職過重
祇適其職慎居寬具壽聃李首慶並如啓近者子欲鎮定人心
或固治賈從以示寬仁大度必自有愛君之心邪論如此不止
豈無天變之警懼乎

史臣曰許磁等推獎復昌養成毒蛇獠犬之惡及其憑依窟
穴跳踉藩籬而後反欲禁止其噬齧之酷吁亦晚矣彼氣焰
熾極生殺榮辱在於立談之間則又悔懼前日之舉易慮釋
仇相與唯諾無乃苟且顛倒之甚乎

竄司藝李首慶于咸鏡道穩城

史臣曰首慶與陳復昌接隣而居復昌為一時所棄首慶職

帶清顯士林如丁燠李輝之輩過復昌之門而不入長與首
慶往來復昌懷恨久之及復昌為尹春年所引為臺諫執國
論則首慶遂得罪人情可畏哉

甲寅 上御朝講侍講官宋贊曰去七月日不記陳復昌來言
于臣曰有鄭興宗者吾之孽族也見其陰陽書則 兩殿五柱
書諸冊中矣吾與識理朋儕議之皆以為不可不啓前為掌令
時未及啓而見逆若或入然於輪對則當啓之云臣亦聞之驚
愕莫甚臣之意以謂復昌雖不啓之臣當啓之臣適以試官下
歸于咸鏡道此雖已往之事臣所曾聞故心甚未安敢啓且咸
鏡北道絕無水田只種粟麥及粟稷等穀而皆不結實亦無所
穫之地臣問之曰前亦如是乎人皆曰今年視古尤甚云洪原
以北則臣不往矣聞之監司六鎮之凶荒倍喪於昔年欲為巡
行恐不能支供下人以此而不巡云如此等地自 上深念使
百姓得蒙一分之惠者此救荒之長策也所經江原道淮陽金
城金化等地失農亦莫不然同知經筵事崔輔漢曰除去逆賊

今已經年人心可以自定而近見臺諫所啓人心尚未安定國
 勢猶似不靜極為未安臣於尹任之時見之柳權柳仁淑為魁
 而首唱故士林皆奔波而從之其呀從者皆與聞於兇謀且未
 可詳也柳仁淑憑藉已卯之名以善道致治之說誘掖年少之
 輩一時之士孰不奔波而媒爵乎一自定罪之後若出於其門
 者則咸懷不自安之心以致人心搖亂而國勢不定此極為可
 慮者也許磁乃元勳必無他心但坐於呀聞之誤也若元勳之
 人少有所誤而責之輒深則國無所倚仗矣檢討官尹春年曰
 往者成遇鄭興宗之言陳復昌語於臣曰有此兇論之人將欲
 啓之及為掌令若入經筵則定欲啓之未及經筵而適之若萬
 一更得其言路則啓之云尋常慨歎則其不交鄭興宗無毫髮
 之疑而許磁之疏如此聞許磁病中不知此事之首尾必有逆
 類尚存排斥復昌者指李首慶誣之也許磁以與國同休戚之
 人安有他意為人所誣耳去秋逆賊除去之後餘黨尚存倡
 無罪以尹任柳權柳仁淑為非叛逆之人李德應以不忍杖而

誣服尹興義之招辭詳盡尹任謀逆而指為善人不陷其父於
大逆至死無一言鼓倡邪說以惑羣情且當除去三兇之時
大臣等洞知逆狀少無可疑則當下尹任柳灌柳仁淑干義禁
府明正其罪可也而不能如此若涉於羅織故逆黨得以籍
口以為無罪也殲厥巨魁之後自上以為鎮定人心固治資從
而有不自安者倡為邪說以為無罪或欲報薦拔之恩或欲免
交結之狀漸成熾盛至以為治逆黨之人猶前日任士洪金安
老之謀害士林而非之且以為他日必有大禍其心不過以謂
人事難期世變難知必有翻覆之勢耳去秋之事人臣不共戴
天之讎而敢為邪謀陰懷二心無君之罪孰大於此今欲以不
干之事治罪復昌者欲治其治逆黨之人而陰試其術也其心
不獨非復昌欲盡斥今日誠心為國之人以開逆黨之路也其
機關豈不重且大哉且 大王大妃易樹子之言在 中宗朝
雖尹任倡之萬無可疑為士林者所當守正而拒之反為倡說
已為無狀當 仁宗時不幸若無元子則正統自歸於 主上

而倡為擇賢之說不欲歸於 至上不幸 仁宗賓天欲立

鳳城君桂林君則其兇謀昭然不復更論而餘孽反主邪議陰

護逆黨排斥欲治逆黨之人者蓋近來銓曹用人之際與於逆

黨者清顯如舊而見斥之人淹滯不用故論議不一逆賊無非

之議盛而當治逆賊之論衰一發其言輒救之不以為恠反以

欲治逆賊之人為非此甚關係 宗社之安危矣自 上審此

機關勿為搖動何如○王大妃還御于昌德宮○三公啓曰常

時宰相除拜銓曹所掌而若涉於其曹堂上則不可自為故臣

等共議敢啓贊成則崔輔漢吏曹判書則閔齊仁兵曹判書則

尚震戶曹判書則金光準可當領議政尹仁鏡右議政鄭順朋

啓曰近來宰相可用者甚乏前者以閑散宰相蘇世讓蔡紹權成倫李光請

叙事啓稟則近勿啓稟事有教而但李芑以排斥已卯人之事

被論而見罷如此乏人之時宰相不可以永廢况芑且知邊事請

叙用何如光世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明啓曰防禦使可當者

嘉善中有張世豪池世芳而但京中亦不可以盡空安州牧使奉

承宗兵曹參議尹俊可堪其任請特差遣

俊仁鏡之
五寸姪

且以武班

堂上可當秩陞叙可當秩可用秩書啓曰之次有武才人從當

書啓答曰贊成及判書卿等呀薦之人皆當奉承宗及尹俊事

亦當李芄則前日以其身咎而身罷然近欲收叙而未能也今

乃請叙依啓可也堂上可當秩及陞叙可當人等皆如啓仍賜

酒

九月乙卯朔傳于政院曰今觀咸鏡監司書狀凶荒太甚今年

冬至及丁未年正朝方物姑令蠲減○傳于政院曰牧子處生

微之馬放之牧場則必至凍斃若試前後番軍士之才以此馬

分等賞之則無馬之軍庶得賴焉其遣史官議諸大臣領相尹

仁鏡曰牧子馬果非場馬之比性不能耐寒雖放之無益果如

上教 上用其議

丁巳 上御朝講特進官崔演曰揚震所謂明不欺天幽不欺

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此四語善矣非致力於謹獨者何能及

此震之後四世皆以清白稱良有以也是豈但士大夫之所當

法在人君尤當深省也人之為不善只在一念之差而一念之差莫不由於幽獨之中是以誠意功夫謹獨為大自上體念大禹聖人也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至於三過門而不入非徒大禹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翼翼武王之孜孜皆以勤致治人君少有怠心則曠廢天工而亂亡無日至於秦皇之衡石程書隋文之衛士傳餐徒好其名而不知所以為勤也此即後世之所當戒者須體念為○三公啓曰右叅贊未備惟工曹判書任權為當請單望注擬何如傳曰可○司諫陳復昌承命而至啓曰諫官之職專在於格君心論人物為人主之耳目補聰明之不逮必須以有才德物望無一毫之疵者為之然後可以得其言行其道而人無間言也臣本以寒門冷族生長蓬蒿之下素無見聞之益而稟性輕躁計料淺薄居官處事動輒取譏而遭逢 聖明忝竊言地累辱名器或致物論臣亦自知不稱其服而常懷戰懼臣與許磁自前比隣相知已久知臣者莫如磁疏中所謂生地寒微賦性輕回正合於臣而况與鄴興宗陰

交之迹果著於通簡之辭臣罪果重而特荷 天鑑之寬仁猶未受罪 聖恩至重方伏地感激思念罪愆而伏聞就職之命不勝驚懼凡為臺諫者雖被尋常彈駁例不在職者其意在於正已而後能正人未有不正已而能正人故也今臣顯被許磁之疏論以致物情之憤鬱而廷無適差之命中外駭恠皆曰臺諫被如此重論而不適者近來所無之事也諫官非其人耳目失其職而不能致清明之治則豈非聖朝之大累乎身被重論而抗顏來啓亦知覲然而無恥承君命召義不當退處被人彈駁勢不得就職進退為難固知所措請適答曰許磁上疏不實之意上下皆知之司諫少無絲毫之失予意反以為為疏論者至為駭恠司諫之不干於鄭興宗昭昭明矣其勿辭復昌再啓曰伏聞 上教感激固措煩瀆再啓至為惶恐常時臺諫雖被公罪推考例不在職今臣以賦性輕回顯被宰相之論而疏中以為物情憤鬱云以其輕回之人忝冒言地則國事將日非矣臣之進退所關甚重中外大小之人孰不知臣之不可在職乎羣情如

此兩覲然就職則非徒大拂於一時人情亦將使朝廷取譏於萬世反覆思之決不可在職請勿留難答曰司諫不誤之事朝廷上下皆所洞知以其不誤之事動搖臺諫則將有後弊勿辭○傳于政廳曰刑曹參判缺其以都承旨金益壽充之副提學柳辰今為承旨以直提學韓崱陞差○以丁玉亨為議政府左贊成崔輔漢為右贊成許磁為判中樞府事任權為議政府左參贊閔齊仁為吏曹判書金光準為戶曹判書尚震為兵曹判書

史臣曰震性頑鈍患得患失與世俯仰能為向背常以東宮無子厚結尹元老為他日地仁廟即位初黜為慶尚監司

至是李苞力薦拜是職

尹思翼為工曹判書宋璠為知中樞府事權應昌為吏曹參判金益壽為刑曹參判金弘胤為戶曹參議蔡世英為兵曹參議任虎臣為承政院都承旨柳辰全為左承旨韓崱為弘文館副提學趙士秀為成均館大司成鄭彥愨為司饗院正閔箕為弘

文館校理權谷為副校理朴民獻為司諫院正言

戊午 上御朝講○日暈

已未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尹元衡曰近來時習殊常雖說
悖逆不道之言者若其所與相尊者則皆欲掩覆此習已成於
中宗朝以臣子而論議君父恬然不忌遂為悖逆之言無所不
至其流之弊至於廢置皆欲在手而此習迄今不革自 上須
知而處之 大王大妃曰是日同聽政人臣若有悖逆之言則此不
共戴天之讎所當憤激今則雖聞如此之言及欲閉截而不言
是欲棄其國也如此弊習果自於 中宗朝趙光祖時國柄歸
於下人爵賞皆欲自擅其時南袞力斥其非可謂善矣而頃者
又以南袞為非今不計君臣大義雖聞悖逆之言皆欲隱諱而
不言今聞具壽聃所言安有如此無理之說乎陳復昌既聞不
道之言則義不可舍默况招問于政院則無異親問人主前雖
自死之言不可不直啓也壽聃之意以為復昌若不直啓南沂
必不至死設令復昌不直啓沂已自服其無君之罪則王法固

不可赦也。沂雖王室至親，以其不人之故，自中宗朝不以至親待之。今觀沂招辭果亦然矣。使今世之人皆如壽暉之言，則雖有大賊在傍而唱為廢置之說，誰能直啓而不顧其身乎？思之則不覺寒心。近來予欲拒邪說和人心，欲以鎮定而餘孽尚存，今且不忘其前心，惟恐其情迹發露而禍將及已，故更生邪論，欲令國勢孤危，乃其意也。日者見許磁之疏，至為駭怪。若曰：元勳當與國同其休戚，而所論如是，此必病中心神昏亂而然也。予意以為若剛直之士，則雖賞之未為不可，而其疏以為復昌之拜司諫失政之甚者，尤不知其意也。其疏又曰：慈殿以鎮定人心教之，故云然。此言尤為無理。若不可罪之人而罪之，則以鎮定言之可也。如沂者，乃無君之人，不可不罪，而以鎮定言之，此何意也？其病中心神錯亂之意於此，蓋可想矣。且近日人心之不淳，自上豈不知乎？今人但欲執權弄術而不知君臣大義，予意即位之初，欲令上下一心，士大夫皆當自新庶幾為正人君子，而前習未泯，其在宰相之列者，且如此，豈不寒心！李芑

曰上教至當年前定大罪時只用寬典罪止於巨魁故人心
之不定至於此極以其招辭觀之開國以來未有如年前之逆
賊也然而都下人心尚未解釋或疑推官定罪之太過臣意以
為始雖不知漸可自知而今尚如此其如下人之輩不足數也
在宰相之列者尚有不知者今則不可以追論然臣等每以為
當初若不分首從一切罪之則人心恐不至此也大抵今時之
人恐有翻覆之勢爭為中立之謀臣則以為死於國事何悔之
有尹元衡在此臣之意則實不外此書曰彰善癉惡當此之時
不可不明示其好惡也善惡之區別不明則人心不定事既發
端則今可盡察而處之許磁資質雖似穎悟素無學問之力故
其於義理之是非未之知也前日下問時小臣亦以此啓之不
知是非故當金安老尹任時不知其奸而奔走者久矣其終乃
能改悟然而不知是非故今以陳復昌事疏論如此書曰除惡
務本今必痛除禍根以定人心今主上幼冲臣恐人心之不
定日祝主上之壯盛每以學問而勸之及上未長之前人

心擾亂一至於此極者以其得本尚在也鳳城君坑既出於兇
人之口而今尚在於都下當此未有國本之時人心恐以此而
不安也且功臣之中若謀事者則已矣或以命牌至而無功得
參者有之以此人皆欲為功臣而人心不定若權撥則既已罪
之矣又有如權撥而安享爵位者人心之不定恐以此也李彥
迪素有物望而學問既優固非偶然人也然其心則未嘗不偏
一全州府尹時上疏以輔養東宮為言臣於其時言諸同列曰
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東宮自安矣又何輔養此心未可
知也臣以此言見斥於其時臣且謂林百齡曰 主上在矣而
又欲阿附於世子此非懷二心者乎及其 中宗昇遐之後以
宰執之人退在於村落而不肯上來 仁宗招之而後乃來朝
廷則不知其意以高爵大位而尊榮之其心則恐未正也且東
宮失火彥迪以為火根有在欲推其所自出乃懷陰害之心其
論已不正且 主上即位之後人心當自定也乃為十條之戒
至封還內降是皆彥迪與柳權共為之事也且危疑之時其黨

類盤據于朝廷自 上密教其可下諸政院乎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密教若下於婦寺則謂之不正可也下於
大臣有何不可乃以密教為不正者指彥迪其心可知且與柳仁
淑論議 上之學問仁淑有不悅之色彥迪當自 上親問之
時可以直啓乃啓曰其辭色則臣未之見也但無答辭必無喜
色豈有不見辭色而與之言乎其飾辭以啓如此臣之意權撥
則歇後之人也終始知之者彥迪是也不正如是而猶且見錄
於勲籍故人心皆以為功臣不必重也然彥迪已為功臣則不
必更論然臣心如此故敢啓今於下鄉不來臣等請遶二相者
雖不直啓其意實則為此也若自 上學問則凡事可知故臣
每以學問勸之矣大抵禍根尚在故人心不定可罪者罪之而
毋惜則人心自定矣 慈殿教曰一時之人皆陷於奸賊術中
而莫之知也自 上若用寬典則終必悔過而自新罔治脅從
以示廣大包容之度予意以為宜自感德莫涉於其類者則尤
當盡力改過以勤國事而到今若此反欲排斥剛直之士豈不

寒心大臣明是非除禍根之說果為至當予意欲以去邪說鎮人心而至今人心未定雖聞悖逆之言欲令隱諱而不言如此

則國事幾何其不誤也李彥迪若剛直之士則其必為國可也

但為保身之計夫豈可乎李芑曰小臣為判書時彥迪謂臣曰

中宮指今薄待世子指仁宗臣若問之則可知言根而臣直以責

之曰令公何為出此言也萬無其理雖或有之今將為之何哉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世子則當盡子道而已彥迪遂止不

言厥後問於他人曰李芑於中宗幾寸親乎其懷邪心可知

也且鄭源以日本國使臣宣慰使往慶尚道時每事必與此人

議之矣彥迪於臣則大有德焉前則言見片後則言有德上前之言何前後有異乎

史臣曰李芑平生不見齒於士林舍憤久矣彥迪學術操行

為士林領袖此芑所最忌嫉而欲中以危禍也輔養東宮乃

古聖賢明法非彥迪創見而言之也大小尹交闖之際東宮

亦不無虞疑故持正論者為之憂慮乃指阿附而懷二心不

亦甚哉欲推失火之由乃國之常典况遇如是酷變反委置勿

問是奸邪之尤也十條陳戒之辭蓋幼冲在位朝政未孚賢否邪
正之進退不可不謹猶恐如芑之大奸兇或由邪逕而冒進也封
還內降乃前史之妄談芑欲加罪於無罪之正人撫俗而極言之
殊不知削名於兇徒之勲籍乃實彥迪之大幸抑亦士林大幸也
臣於中宗朝以賊吏女壻許通之時朝廷皆以為不可彥迪
時為大司憲獨以為可許臣得以許通是於臣大有德焉忘大德而
思小怨然大義不可不啓故啓之小臣年過七十主上大平
之治其何及見但近來災變連仍秋雷陰雨之異恐皆出於人
心之不靖也且鳳城君雖待主上長成而後別為之處置今
不可不區處也尹汝弼雖以年老免罪第以逆賊之父在於城
中而不失其祿此為仁宗而然矣然大義言之恐不當也
大抵今之功臣實則為國家除逆是乃義事而人不以為貴臣
每欲啓之而未果此皆今世之人不知學問不知大義而然也
左右在此豈不察之慈殿教曰汝弼年老之人故為仁宗
欲令不失其祿耳雖在某處有何關哉鳳城君事尹任之意實

在於桂林君而恐人心不附故假托於鳳城君而言之耳今若
拒絕其邪人則朝廷從此而堂堂矣有何慮哉李芑起而啓曰
上教至當朝廷苟為堂堂則有何他慮但今之朝廷實未堂堂故
臣啓之如此尹元衡曰逆賊何代無之然未有大於此者三公六
卿無非其黨臺諫侍從皆其餘孽收用已卯之人以聚人心又唱
擇賢之說傳播中外擇賢之說於宋有之宋時則未有繼嗣擇於
宗室中立之故其說然矣自有正統而敢為此說者非真逆賊
乎自中宗朝乃為大小尹之說誑惑人聽及兇計未遂恐將不
利於已故敢為廢立之計遂托於擇賢之說而倡之幸賴天佑不
能舉事若舉事則宗社安有如此之變乎如此大事人不驚駭臣
不知其所以然也慈殿教曰事大而不驚駭者此乃士者之誤
也今之儒者徒為立身之計僥倖其科第未嘗為心學則士習安
得不誤但聞尹任陰囑之言不計君臣大義豈可謂識理君子乎
宮中之事非所目覩而但聞奸人之說至於父子間事薄待亦無
所忌憚而言之指此乃學術不明不知君臣大義而然也當初陷

於賊術而及 主上即位之後慮禍及已乃為廢立之計家國
稍定以有今日者實賴 祖宗在天之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有
非人力之所能致也李芑曰仁宗既為無嗣大君當以次立矣
且 大妃不可聽政之說今則聞之非但李霖言之羅淑李若
海當在弘文館公然唱說矣兄亡弟及自然之理仁宗雖無傳
位之命大位不歸於正統而歸於何哉今日 仁宗於 主上
有莫大之恩當父視 仁宗母視 王大妃者臣竊惑焉若以
春秋之法論之則 仁宗未踰年之君臣以此言見斥於其時
然臣豈以見斥而搖動乎是皆今之人不知禮義而然也
史臣曰君臣大義即定於即位之日烏可以未踰年為有間
乎以春秋之法律之則芑之罪當以無君斷之乃敢以不知

禮義責人乎

古者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今則 主上既立而人心之
不定若此臣未知其故也尹元衡曰書上十條以為封還內降
者蓋皆有兇心而然也語未卒 慈殿教曰既已立君而恐其

禍及更欲求其公於兩邊者而立之

璠與

至今人心不以此為

驚駭安有如此寒心乎李邕曰臣意以為有密教則人必或激而從之故傳之於閔齊仁其時臺諫以密教尤為不從云安有如此無理之事乎以密教下諸大臣有何不可其以為不可者臣未之知也 慈殿教曰呀謂士林者知君臣之義者是也不知君臣之義則豈可謂士林乎其時白仁傑之輩乃以為士林之禍安有如此不識事理之人乎此習不絕則國勢之孤危可指日待也極為寒心彼逆賊之類自 上不為區別置諸顯職而猶不知感德安有如此不人之臣子乎古人云去邪勿疑為是故也若正人君子則豈聽逆賊之言而為廢立之計乎本心邪慝故聽其言而從之耳司諫陳復昌曰小臣舊家與許磁家接隣故磁之反覆多詐臣從前洞知每欲忘身一啓今則許磁既為疏論以駁小臣而臣若如此啓之則似為中主母然臣既承命出任進退為難今日入侍經幄親聞 上教丁寧不敢自避私嫌當以平日所聞者直啓之前於尹在職盛之時磁與柳灌